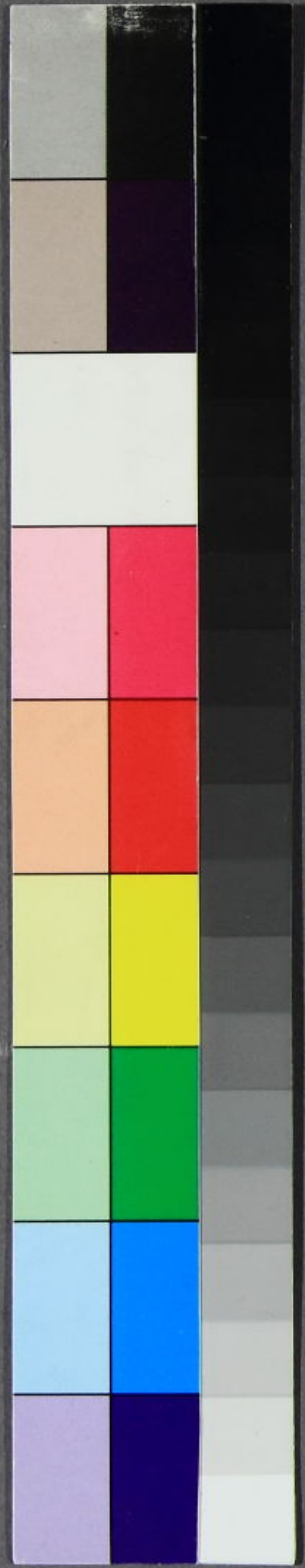


同春集  
十四

別集  
經筵日記

共十六

~16  
2401  
14



和  
2401  
16-14



同春堂先生別集卷之三



經筵日記

起九年戊戌九月至  
顯廟嗣服己亥十二月



戊戌九月一日左贊善宋時烈右贊善宋浚吉入侍  
時上謂浚吉曰久居江上必多所傷聞有病患  
方以為慮今幸入來忻慰良深兩卿在鄉之日致  
一人亦難矧可望偕至耶所患今則如何浚吉曰  
臣在遠外傳聞玉候違豫不勝驚憂力疾上來  
而癘孱之質添得新恙退伏江舍矣再遣太醫繼  
以藥物幸蒙天恩纔得少愈聞有引對之命思  
欲一望清光扶舁入來耳時烈曰臣雖在輦轂

和  
2401  
16-14



同春堂先生別集卷之三



經筵日記起九年戊戌九月至



戊戌九月一日左贊善宋時烈右贊善宋浚吉入侍  
時上謂浚吉曰久居江上必多所傷聞有病患  
方以為慮今幸入來忻慰良深兩卿在鄉之日致  
一人亦難矧可望偕至耶所患今則如何浚吉曰  
臣在遠外傳聞玉候違豫不勝驚憂力疾上來  
而癯孱之質添得新恙退伏江舍矣再遣太醫繼  
以藥物幸蒙天恩纔得少愈聞有引對之命思  
欲一望清光扶舁入來耳時烈曰臣雖在輦轂

同治元年五月  
之下猶未詳近間 聖候之如何也 上曰處處  
成膿膿汗尚未止息矣浚吉曰 聖候今幸向安  
宗社臣民之慶何可盡達臣極知僭猥而願得仰  
瞻 天顏矣 上曰俱可起坐而見之如有所懷  
從容言之時烈曰 天顏咫尺雖微 聖教猶當  
盡言况蒙俯詢敢有所隱試以方外所聞言之自  
上致傷多有云云何 聖上不見信於臣民若此  
也臣竊慨然浚吉曰臣之所望每在於堯舜吾君  
一言一動皆合矩度既往已矣將來攝養益盡其  
方懲前毖後爲他日玉成之地則幸也 上曰兩

卿每有歸意非予所望今此之來苟不共天位治  
天職更待何時浚吉辭以病難久留 上曰卿意  
如此則其奈蒼生何其奈國家何願卿等同寅協  
恭共濟艱難也予之於卿非今日初見情意甚密  
何言不可盡也士生斯世若無意於世則已抱才  
學而不試與草木同腐則將何用哉此係時君世  
主之明暗亦予所當自反處也時烈曰十餘年勵  
精圖治如 殿下者鮮矣而治效蔑如臣實未曉  
其故 上曰勵精爲治則治效豈如是耶是予自  
責之不暇何可責人然必得人而共國然後事可

爲也浚吉曰仰聆 玉音洪暢不及於前日 聖  
候快復似尚遠也古人云萬方補養皆虛僞惟有  
操心是要規臣素多病粗嘗體驗於斯言願 聖  
明留意焉 上曰卿等似有欲言不言之色可悉  
陳無隱也時烈曰云云 上曰此等言左右史勿  
書可也浚吉曰卽今所急莫先於保護 聖躬其  
次莫如救活飢民而顧今公私俱竭不知何以爲  
計也 上曰若無皮幣之費則國儲或有餘矣其  
奈不得自由何浚吉曰盜賊之生每緣凶歲如張  
角葛榮之徒何嘗不由於飢饉兩湖之間素多竊

發之患尤可慮也苟係荒政當如救焚拯溺而自  
上方在違豫之中經營料理之際慮有添傷之患  
然 上若盡心於民則下必有至誠奉行者矣又  
曰今年六月以前有大豐之徵而忽值亢旱遂成  
大無六七年來歲歲如此不知其何故也時烈曰  
宋浚吉此言盖有浚意以洪範肅乂哲謀聖之驗  
推之或恐 聖德有始而無終也 上曰予亦知  
之矣浚吉曰若得至誠愛民之人列于牧守則民  
可蒙惠而許多郡邑何能盡得其人也若朝家紀  
綱整頓政令明肅則雖不善之人皆思自勵不敢

同春堂集卷之四  
為惡矣又曰曾聞 祖宗朝為公主營第未有如  
今日之侈大後世子孫守護亦難多費財力多致  
人言而無益於實用何必如是耶臣曾見講殿帷  
帳皆用大布其緣用黑儉德至矣而外間奢侈日  
以益甚臣未知導率之方尚有所未盡歟 上曰  
所謂帷帳乃簾席之表也此非予新創乃 先王  
朝所造也浚吉曰久遠之事雖不能歷數自 宣  
廟朝至于 先朝皆尚儉德宜其有積久之效而  
至于今日侈風愈甚若是則所謂上行下效是虛  
語耶大學曰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殿下雖

外為儉素而中心所好或在於奢麗則彼至愚而  
神者無恠其如此願加惕念焉又曰君臣上下必  
須聚精會神然後其國可理朱子論諸葛亮之說  
曰官府不為一體則是以區區之梁蜀又分而二  
之也此乃格言也時烈曰朱子論治道以正朝廷  
為先矣 上曰四五十年來朝著不靖各自為心  
聚精會神何可望也雖有為國之人作一事則人  
皆譏議以此實無興心欲得同志之士與之共國  
卿等宜引進善類共濟國事也當今之病在於姑  
息無擔當國事者此所以戰國之時儀秦之輩一

國朝堂集卷之三  
朝加於卿相舉國而聽之者也時烈曰王言不可不慎而今承下教恐或未安儀秦之事人所羞道如百里奚管夷吾猶或可稱也上曰此以最下者言之耳如欲尚論則爰立作相者有之百里奚何足道哉浚吉曰三代之事尚矣如苻堅之王猛宇文黑獺之蘇綽皆一朝而拔用之一時人才灼知灼見為難苟或知之何可不用也上曰然時烈曰自上以無興心為教在臣脩則猶可如此說殿下受祖宗之付托何可有一毫懈怠之意也浚吉曰先儒云他人皆可言命唯君相不

可言命蓋以君相自為造命故也願殿下勿以國事之如此歸之於命益加謹勉焉時烈曰氣候不平之時雖引入卧內可也君臣猶父子何必拘於禮貌程子曰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義略不相接主上空心泰體舒乃能悅豫常情笑語亦勿禁止程子此言浚有意矣浚吉曰頃日藥房諸臣引接時聖候雖甚不平亦必冠帶而見之何必如是且凡調病之道勿用心慮為上尤忌嗔恚而腫患為甚今當刪去繁文頻接臣脩共論治道則其於調攝之方亦當有益上曰此後苟有所懷

頻頻入告可也

十月十六日大臣備局堂上引見入侍時宋浚吉曰  
今賴天地 祖宗默佑 聖候幸已快復臣民喜  
慶曷有其極第臣昨見 穆陵誌文萬曆元年  
宣祖大王違豫復常之後禮官請賀則 答以貽  
憂 慈殿何足陳賀終不允從此是盛德事也且  
宋朝陳賀時朱子有密劄獻規之事臣敢竊附古  
義先事仰陳願 聖上加意焉 上曰卿言是矣  
寘昧方有樂正子三月之憂何敢受賀也

二十日引見時 上曰天災時變無歲無之昨日雷

電實非尋常不勝憂懼思欲與卿相接矣宋浚吉  
曰臣亦欲請而未及矣冬雷憂在嗣歲餓民目今  
流散者朱子劄中說也上年冬亦有此變其時臣  
亦以此說陳達未知 天聰尚或記憶耶今年國  
家灾厄何可盡言 玉候違豫多時八路飢饉方  
極而雷變又如此豈不大可懼哉 上曰連年如  
此罔知所為浚吉曰春秋隕石程子以為當云石  
隕而書以隕石者謂其使石而隕是歸之人事之  
意也如減膳撤樂等事自有定限亦涉文具自  
上宅心臣未知如何而意者所以憂勤惕念者恐



同春堂集卷之三  
不能常如遇災之日此實切要處也 上曰卿言  
然矣浚吉曰景公一言星度亦徒太戊修德祥桑  
枯死天人一理誠非虛語 上曰此外有何他策  
乎但非知之艱行之實難矣浚吉曰古書云殷憂  
啓聖又云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臣民之意皆以  
今日爲轉移之一大機會也仍論三南飢荒事  
上曰耳聞不如目見予則鄉曲閭閻多所親見故  
固知貧民鄙屋窳無甌石之資若值大無則無以  
爲生矣若世子闕門外事全然不知至如鄉曲民  
家有若隔世雖與之諄諄言及而豈能真知乎予

常欲於 陵行時使世子往見路傍民家矣浚吉  
曰 聖教至此不勝歎服救荒之策唯在 殿下  
誠意之如何耳官吏之不善奉行者固當罪之而  
亦必自反於 聖躬則何患民之未蒙宗惠乎湖  
南湖西若干邑還上事甚爲切急臣是鄉人詳知  
其弊爲守令者或過於仁慈則雖在常年畢捧甚  
難若嚴酷之官以威催督則雖在凶年民不得不  
賣田賣宅而納之臣意則朝家嚴飭道臣使之考  
其災傷之多少而酌定之預爲知會或捧三分之  
一或半減而捧之然後惠澤可均而民不離散矣

上曰此言甚是承旨以此意下諭于兩道監司可也浚吉曰頃見全南監司狀啓則沿海九邑尤甚云曾在己未田稅全數蠲減今年亦許全減似爲得宜 上曰沿海尤甚處已有別施之舉而見監司狀啓九邑則田稅亦難捧云矣浚吉曰扶安二百餘戶已流散云果爾則不忍言也 上曰近因病患廢學已久今幸向差欲時時召對接見臣僭而聞所不聞矣浚吉曰此意臣欲陳之而 聖教先發矣凡人情對人則莊獨居則肆與勝已者處則敬心生與不若已者處則驕心生 聖明雖在

調攝亦必有溫繹之工而猶不若與臣僭相接矣使玉堂儒臣講讀而自 上凭几而聽之則古人所謂澆灌心腦之效豈在是矣又曰以人一身而言則各有受病之處國家事亦然今 殿下勵精圖治非不至矣而治不從欲者體統不立故也 上曰體統不立故紀綱不立也浚吉曰 上教不行於朝廷朝廷之令不行於四方若是而何以爲國乎臣於己丑年間暫爲憲官日者又叨憲長之任憲府凡事亦不如前日矣 上曰卿之在憲府一二日間何能盡革弊習而人心以爲此人則不

同春堂集  
聽人請囑亦不爲不是之事莫不敬畏故卽有其  
效人皆恨其速禡矣浚吉曰以臣新從外來故人  
情如此久則猶夫前矣宋時烈洪命夏之言臣實  
愧之又曰臣之出入禁中亦已久矣聞昏朝時內  
外無防限出入雜亂苞苴公行 反正之後一朝  
肅穆其後未久又不如初臣近觀闕內臺廳前路  
女人往來至於內人騎馬出入之際與宰執從臣  
相雜而行尤極未安雖或不得不出入豈無他路  
乎 上曰此言是矣今後則各別嚴飭禁斷子見  
大明闕內甚肅閣老入來時亦不率一隸高拱端

步如錄事者一人隨其後有長安門大明門正陽  
門又有皇極殿三門其間出入甚遠老宰臣似難  
行步矣布路輒蹶豈不久遠而有若新布者然甚  
可異也堂堂若此之宮闕奄爲彼有誠可悲矣浚  
吉曰天下事如此此則屬於天運也 上曰元之  
亾未久而又如此未知此後復如何也 朱皇帝  
一在廣東一在福建鄭芝龍子孫甚強大羈縻於  
福建 皇帝云又有張摠兵者軍律嚴明清人最  
難之矣浚吉曰所謂張摠兵乃 朱氏臣耶 上  
曰然後吉曰臣頃聞任義伯言則倭僧之說亦甚

同春堂集卷之四  
可慮我國既如此天下事又如是講武治兵不可少緩而第念兵猶火不戢將自焚以頃日憲府所啓金忠望事見之待武士之道不可不恩威並施不然則其驕橫之習不可說也自 上每教以手下軍兵必欲滿萬此計雖善而臣意則外方軍兵一時多集恐或不佞且聞差備門外武士時或奏事云此言是耶人君命令只由政院不宐有苟歧曲徑近又聞從差備門召司僕官負臣曾以此事有所陳達而今又有此說矣 上曰前有司僕提調文報之事故數三番招問矣浚吉曰外間有云

兵曹郎官柳昞嚴禁此輩之闖入至逢推考未知果有是事乎 上曰予忘未記憶豈有此事乎浚吉曰自古聖王莫不審慎刑獄至於賊吏雖不可不嚴治其中亦豈無輕重之可分者乎亦宐詳審也 上曰卽今守令犯賊者二人而我國近年來無以賊伏法者賊吏受刑至於累百次而皮膚少無所傷何畏而不爲犯賊耶浚吉曰曾或有以賊而死者此固懲一勵百之計而亦須罪當其罪然後可也 上曰罪人族屬輩以其無罪至寃之說和附傳播而人無有以其實狀傳播者故於人聽

聞似是冤枉也中原則此弊尤甚被罪者自書冤枉至於刊印使人立於路邊遍給往來之人而呼訴曰大人君子願賜詳覽審此冤枉云云故一時論議皆以爲至冤我國雖無此規亦不無此弊也頃日李廷顯多出國米以其子之名買得田土受刑三百餘次而至於歲久則皆以爲冤枉矣浚吉曰我國風氣淺薄故人心日偷論議多端李廷顯罪犯既明知其如此則豈可以人言而撓動耶上曰李衿事卿意則何如浚吉曰臣亦有聞李衿蓋善治者也臣於在鄉時若逢監司則每言善治

守令雖有過失不當罷黜不治守令所失雖小不可饒貸今此李衿之事其報稟文書臣未詳知而蓋亦善治者也 上曰貸用軍餉若是之多後爲廣尹者徵捧於民間不亦難乎頃日以如此之事被謫者多矣浚吉曰金始振南九萬俱以年少之人不知國法之如此亦嘗聞李衿之善治故爭之不必摧折之太過也 上曰年少之人言未適中故予謂之妄人有何深意浚吉曰 聖意雖如是謂之妄人不可謂不摧折也 上曰李衿之適罷實非大事而轉輾至此是亦一弊風也浚吉曰自

上必先建中建極然後下亦無此弊至於聲色之間示以未安之意則甚不可也况 聖明所思量如或未盡而加以聲色則藥石之言從何得聞乎臣恐此事未稍或有過舉故敢達凡言事者言雖不中嘉獎之可也不宜少加摧折也

二十五日進講心經附註自廖晉卿請讀何書止自暴自棄之人不可與有為矣宋浚吉曰先立其心然後物欲不能侵收斂精神以立其心則工夫自有湊著處矣九容工夫屬外九思工夫屬內所以合內外徹上下者皆從一處而出也凡學者用工

無不皆然而至於人主尤宜先用力於此然後可以有為也蘇老泉辨姦論有鮮不為大姦隱之說此指王安石也安石有當代重名而蘇洵先作此論時人謂之有先見之明矣 上曰袖中彈文乃新參政也呂誨亦有先見矣浚吉曰安石為韓魏公幕官而魏公死後安石為挽章其一句云幕府少年今白首傷心無路送靈輻蓋安石之為幕官也耽於讀書不為梳洗魏公疑其為酒色所誤每言少年不宜如此故安石啣之而有此語耳又曰願卦大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此兩事最切

於日用而當其待食之時故只言節飲食也節飲  
食所以養生慎言語所以養德養德之方尤所當  
勉願 聖明留意焉又曰所謂語聲末後低云云  
者語聲初則分明末則低微故先生不能詳聽有  
此責也仙鄉指天台葉賀孫是天台人也所謂懶  
將去者語久而聲怠也孔子曰聽其言也厲而汝  
等則與孔子相反云責之之辭也所謂輒縮左手  
者或人之所習如此蓋君子一動一靜自有法度  
不可不慎也 上曰我國人不能善拜中原人笑  
以謂牛跪子見 中朝班列甚端肅其揖讓趨進

美於觀瞻至於 御前之拜則其鞠躬敬謹之容  
使人自生敬心也浚吉曰古者揖必唱喏自胡元  
後此禮遂廢故有啞揖之譏矣 上曰我國之跪  
中原則謂之危坐中原之所謂長跪者兩膝著地  
伸腰而坐故有膝甲子見金領敦寧能為長跪之  
禮矣浚吉曰盤坐者平坐也正坐者通危坐盤坐  
而言也跪坐者只令兩膝著地伸腰伸背尻不著  
蹠其坐最難矣 上曰我國雖小規模甚正宦官  
無參預朝行之規中原則宦官如我國承旨史官  
故先行四拜後百官乃入矣浚吉曰 大明之法

非不美矣而未造多紊亂至於 皇帝喪發引時亦多不經之事云矣李慶徽曰沈敬子此言亦見於上言僧家持心之法亦與儒家彷彿也浚吉曰書曰無自廣以狹人此聖人之心也雖在僧家道家有好語則必用之此其無自廣狹人之實也至於人君尤當如此如有可用之言則豈以苟美為賤乎

二十七日召對自君子反情止自諉也宋時烈曰情即情欲之情反其情欲則可以至于天理也此類者比擬於善類也宋浚吉曰陳氏之說則與孔註

不同反情反於情性之正也比類分次善惡之類也先儒以此言為是此反字猶湯武反之之反時烈曰東銘初名砭愚西銘初名訂頑程子以為隱僻而改之其文亦似險蹟矣浚吉曰程子以砭愚訂頑為起爭端遂因其所書左右而改名之也時烈曰橫渠氣質比二程駁雜而工夫之勇猛優於二程浚吉曰橫渠初好兵法年十八范文正公勸讀中庸及見二程而一變至道此銘所謂戲言戲動過言過動在學者只為一身利害而在人主所關甚大尤所當慎也時烈曰人非堯舜豈無過乎



知過而改則日月之明也浚吉曰改過豈若無過而過而能改則亦不爲過矣上曰宋哲宗與程子對講而臨軒折柳殊未曉其意也浚吉曰此事或以爲非實然其進戒之語實爲至訓時烈曰戲謔不惟害事以下非東銘文持氣之氣乃志字之誤浚吉曰孟子有持其志無暴其氣之語以此觀之亦可知爲志字也上曰此所引真西山之言何謂也時烈曰因上文而言也張而不弛以弓之弛張喻之也百日之蜡云者民有百日之勞於農事故使民爲一日之樂而其祭有請虎之神者所

以逐猪也有請猫之神者所以逐鼠也浚吉曰百日者非必百日也言其終歲勞苦也蜡猶索也萬物皆蔽蟄故索而饗之所蜡之神有八不止猫虎也使民終歲勞苦之餘以是日爲樂猶張之有弛也禮比則張也樂比則弛也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此一張一弛爲文武之道而夫子云然李端相曰張籍貽書規韓退之而退之所答如此可見退之常爲戲謔而不知非也時烈曰韓退之在潮州上謝表其言殊甚矜惻浚吉口退之亦豪傑之士而一落八千里潮州平生直氣便卽摧沮無生意此

亦人主所當鑒戒者也 上曰近日則予之所患  
平復而與卿等日日講論心實喜幸無以為喻浚  
言曰 聖教如此臣何敢當臣於頃日略陳賈善  
官制之未妥矣我國官爵自有定制臣則當遞齊  
善而自有當品可除之人至於書筵進講置諸散  
班而使之出入則何以辭為 上曰卿等則猶賓  
客豈論實兼乎名以賈善則於世子有賈導之意  
故為之也此外又有可合之人則豈以有卿等而  
不拜其人乎時烈曰昌嬪即德興大院君生母也  
今已五世而不遷云 章敬文定兩王后若不是

世室則亦只是五世昌嬪豈可與兩王后無等級  
乎嫡妾之分不可紊亂浚吉曰臣意則不然一是  
國家事一是私家事恐不可混而論之大槩國家  
待功臣甚厚令其子孫百世不遷昌嬪雖異於誕  
生 聖躬豈不及於待功臣之道乎然當遷與不  
當遷特令禮官定制而朝家議處似當矣 上曰  
兩卿所達之言皆是令禮官議處浚吉曰纔論禮  
樂事臣有常所慨然者請陳之今之禮壞固已甚  
矣而樂之道尤蕩然無可依據此非一朝一夕之  
所可興然我 世宗大王吾東方大聖人也我朝

制禮作樂至是極備嘗聞磬聲之不調而知其有  
墨至於宗廟樂器尺數長短皆有定法今則不然  
祝辭樂章亦以用於 太祖者移用於 列聖所  
稱功德絕不相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祀典之  
滅裂如此誠極寒心一番校正似不可已時烈曰  
今國事急急可爲者甚多如昌嬪事乃是人倫嫡  
妾之分所關甚重故敢達而至於樂器則何足爲  
急務乎向者龍飛御天歌令校書館刊布而臣則  
以爲此亦非急務昔朱子每謂恢復中原然後乃  
可定宗廟之制也浚吉曰此言豈不是也而如樂

器所以用於 宗廟祭享者亦豈可忽之耶 上  
曰兩卿所達之言皆是也

十一月八日召對自上蔡謝氏曰巧言令色止亂色  
處宐參觀宋浚吉曰古語云大奸似忠蓋黑白之  
分明者易下而似是而非者難下書曰有言逆于  
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人  
君之所當體念處也 上曰簡丹上古事今人易  
言而今之事若又如古則不可說也浚吉曰出辭  
氣遠鄙倍之說自 上宐宐省念以今入侍諸臣  
言之當此入侍之時孰不肅敬及其退散之後則

不能無懈怠之時安知自 上獨不然乎宋時烈  
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者非古語乎人君辭氣最  
所當慎少有差誤則外間傳說甚可畏也浚吉曰  
先儒論欲字曰纔有所向便是欲以此推之纔違  
道理便是鄙倍矣李端相曰筵席間慎之不難而  
當於幽獨之中益加敬畏也浚吉曰必有躬行心  
得之實然後可以謹獨矣時烈曰端相所達慎獨  
之說甚切人主之處宮中也一言一動皆使外人  
聞之而無愧則豈不美哉浚吉曰古人云內言出  
外不足憂外言入內為可畏蓋內言之好者播之

可為令聞其不好者則外臣聞知可以入諫矣  
上曰外言入內之為可畏必以讒說為懼也浚吉  
曰 聖教至此臣固知當今必無是憂也端相曰  
無實之內言傳播外間亦非好事也浚吉曰雖是  
無實之言筵臣隨聞入達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亦  
何傷乎時烈曰大小 王言皆下於政院自政院  
分付事理當然而近聞從差備門有直為 下教  
之事云恐未妥當昔袁貞作孽時開神武門入來  
以此觀之則其時似無差備門也浚吉曰其時闕  
門已閉故請開神武門神武門乃外門也非如今

臣等嘗考其書  
差備門也又曰在昔儒臣必以罷內需司爲第一  
條而近來未聞有一人言此事亦足以觀世變也  
人君經費自有程限不必有內需司命令自有政  
院不必有差備門內需司雖不能罷使無濫觴之  
弊則可矣差備門雖不可無至於招致官員則甚  
不當矣時烈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內需雖設用  
之克公則何害宋太宗亦有內帑而若遇凶年則  
用助民役矣浚吉曰時烈此言甚善人心道心不  
同而人心之發裁之以理使合於中則人心反合  
於道心時烈之言卽此意也端相曰差備門之說

無論虛實若令內外嚴肅則內言必不出於外矣  
至如外言之入內臣未知何由而內言既出則外  
言亦必入矣 上曰予未知內言何由而出然以  
外言之不入觀之內言亦似不出矣浚吉曰果能  
如此則誠臣民之福也 上曰若有無稽之言從  
曲逕斜路而入者人君亦可見其心也雖入何關  
浚吉曰若能堅守此心則國家之幸也又曰頃日  
入診時內醫提調以尹後益傳播內言之故稟告  
汰去云所謂宰臣卽指臣也臣頃有面病故招後  
益看病仍問曰汝則出入內局近來 王侯何如

渠答曰今日聞於一處自上以平輻輳出於後苑云此言若是則已至平復可知以渠慎言之道言之此言亦不當出而渠無他意只以喜報傳之今既被罰則臣亦豈能無未安之意乎事雖微細既發言端故敢達上曰此事元非大段而大臣言之故如是也浚吉曰前日宋時烈所啓昌嬪事雖是正禮而其間說話似有未穩者故臣不免率爾陳說亦非有一毫偏主好勝之心也今聞該曹議啓甚朦朧臣不得不更申餘意槩聞祖宗朝後宮有子孫者神主皆不遷埋似無定制且如仁

嬪事體本與昌嬪無異而唯元宗大王既已追崇故仁嬪卽爲誕生聖躬當爲百世不遷昌嬪則一世稍遠似或推不去第先王後宮本非立宗之比則或用特恩從厚亦恐不妨且如漢之光武立四親廟朱子以爲空使伯升子奉祀宋之濮王廟亦自國家定其奉祀者世世襲爵則奉祀者之私親必不混入於國家所建之廟如今大院君廟正與濮王廟同宣祖固嘗親祭於其廟人君行禮於庭下而河原君以下諸主何敢偃然與大院君同列以坐乎其奉祀者之私親則置於別

室亦恐得空此事實非今日之急務而既已發端故敢陳所懷耳 上曰夏令該曹議處

十六日召對自朱子曰非禮勿視止痛以爲戒宋時烈曰於衣冠容止之間不是作意矜持云者乃天則所在也宋浚吉曰天之生物各有其則如以父子言之父與子物也慈與孝則也以耳目言之耳與目物也聰與明則也先儒所謂物各付物者物皆各當其則之謂也此所謂循天則也且如安之之理在於老信之之理在於朋友懷之之理在於少物得其理者斯爲循則反是則豈曰循天則乎

又曰內無形外有形故須從有形處著工方有下手處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目之所視斯乃有形處也因論唐宗事浚吉曰君臣相得莫如唐太宗魏鄭公而末年乃踣自製碑終始如一固若是難矣 上曰予意則徵死後譖言間之也豈以侯君集之事而至此哉浚吉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由漸而成者故履霜堅冰古有其戒人君當於積微處留心察之也 上曰魏徵初事建成而反事太宗大節虧矣豈非無耻之甚者乎浚吉曰管仲魏徵二事相類而程子以管

仲爲是者其旨深矣宋時烈曰管仲之初事子糾非義而後事桓公爲得正故異於魏徵然先儒猶以爲管仲雖死爲當云君臣之義豈不重乎始與之同事則終與之同死乃理之正也 上曰建成欲害太宗則太宗當坐受其害耶時烈曰太宗若效秦伯仲雍則得正矣 上曰雖逃避必不免建成之禍奈何浚吉曰以當時事勢言之太宗豈是被害於人者時烈曰禍之本由於高祖之不善處也 上曰以太宗之功居盛名之下若不爲帝烏得免裕時烈曰 上教允當三代而下閨門正而

家法嚴者莫如宋也浚吉曰宋之大綱正而萬目不舉仁厚立國而武略不競故其後世雖未免陵夷之患其規模宏大則雖三代蔑以加矣 上曰萬目舉於唐大綱正於宋所謂萬目者何謂也時烈曰如租庸調府兵之制條理詳密謂之萬目舉者此也浚吉曰晏子春秋論兵農之制甚詳唐之府兵蓋出於是宋之大綱雖曰得正而至於得國則未盡其道然宋之人君以仁厚爲治未嘗殺一大臣矣時烈曰宋法如是故王安石欲以刻薄變其舊章而終至於基禍也 上曰租庸調是一人



之身而有三役耶浚吉曰以我國之事言之田稅者租也身役者庸也戶賦者調也時烈曰唐時三日立役而若不立役則出布所謂立役與出布皆不重矣 上曰隱禮者何也浚吉曰隱字從心從匿心有隱惡故謂之隱 上曰伯淳回頭云云何義時烈曰回頭猶言從俗出仕之意也浚吉曰人雖不能無欲一段最宜體念時烈曰飲食男女慾之最大者橫渠之言曰聖人亦經試而垂戒以此觀之聖人亦不能無欲而能制其欲故為聖人也浚吉曰橫渠用功精切故有此言古詩云頗覺良

工心獨苦此之謂也如禪家絕物離倫用功却不難若吾儒則自飲食男女日用之間一一存戒而不違其節此所以難也

二十一日召對自有人勞伊川止可立致矣 上曰安得易而侮之者指和天瘦耶宋時烈曰秦少游乃蘇子瞻弟子其言不恭於天而不自知其然故伊川譏之耳宋浚吉曰少游即秦觀也與李易皆是浮薄輩故其言之倨傲如是又曰古之人審音而知樂審樂而知政聲音固與政相通也樂記有宮商角徵羽之論宮屬君商屬臣宮亂則荒其君

同春堂集  
驕商亂則陂其臣壞古人所以見其樂而知其政者此也 上曰北京聲音悲哀有若哭聲故滿座極歡而一聞其樂則莫不悽然下淚誠可恠也 浚吉曰治國之音安而樂其政治亡國之音哀而思其民亂 上曰中原之人居喪不著白衣而著朱履喜歌淫褻之詞而不知其非矣 時烈曰民俗如此此 大明所以亡也 浚吉曰以我國言之則和緩之曲必曰古調短促之音必曰今調此亦可見俗尚之變也

十二月十七日召對自孟子曰止安社稷之功宋浚

吉曰人無惻隱之心則便是死物非人也人與物均稟是氣而禽獸之所以為禽獸者只明其一端故也蜂蟻之君臣是義也雉鳩之夫婦是禮也又曰庭草不除觀鷄雛聽驢鳴古人謂皆屬於惻隱上曰驢鳴何以屬惻隱宋時烈曰天機自動故也浚吉曰上蔡初見明道舉史書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流汗浹背面發赤明道曰此惻隱之心也於此可見惻隱之統四端也 上曰近緣病患久未相接今日得聞好語予甚喜 時烈曰四端七情李滉則以為四端主理七情主氣李珣則

以爲理氣咸包於四端七情矣。浚吉曰：李滉之論本於權近而有氣發理乘理發氣隨之語，故李珥作書以辨之。上曰：分言理氣何也？浚吉曰：李珥以李滉之言爲未安者此也。四端只是拈出七情之善一邊而言，不可分兩邊相對說。若論氣發而理乘之，則不但七情而四端亦然。大抵人心必有感而後發，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無先後無離合，不可道互發也。時烈曰：理氣元不相離，故李珥以分而言之爲未安也。浚吉曰：孟子此章政空體念試以近日事言之。聖上爲民汲汲賑恤者

非惡其聲而然也，非要譽而然也。若不能終始如一，則彼至愚而神者，便謂吾君之賑恤實不出於誠心，只爲我輩怨聲而然矣。要大譽於我輩而然矣。上遽曰：贊善之言極是。凡事有始有終，誠難也。仍歎曰：大抵言語有以感動則本心自發予之。發此言是亦羞惡之心也。浚吉曰：有諸內而形諸外者，謂之端。人心之本善於此可見。自古論心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著明者也。又曰：收放心是初學功程，而李滉謂顏子未達聖人一間，便是收放心工夫未盡處。此語極密，講訖，辭國子兼任。上曰：

臣春堂先生集  
古人有出而仕者有處而守靜者若國家無事之時守靜可也今日國事何如而如卿必欲守靜則何以爲國非予所望於卿者也浚吉曰臣雖迷暗豈不知 聖意之所在乎但臣與宋時烈不同時烈精神才局足以辦事如臣則雖勉淹留少無所補而只促其死李滉所謂何處青山受此枉死一塊肉者其不幾於爲臣道乎時烈曰宋浚吉憲長遞改之事臣欲陳之矣新命纔下遽爾許遞因金壽恒李慶徽之疏復有 成命而因其辭章又遞之有同兒戲此所謂叢脞者也 上曰吏判之

言是矣但因其疏語之老實而然也時烈言及近日士夫浮談飲酒之弊 上曰此予所以欲贊善久留者也浚吉曰 宣廟初年 特召李滉其時朝野之所想望如何而滉固辭下去人皆疑之唯李珥謂之量能度分以滉之才德尚爾如此况如臣者乎 上曰卿之病患誠爲可慮以才調言之則豈有不可堪之事乎浚吉曰 聖教如此臣尤惶恐又曰臣切有所懷雖極惶恐安敢不達臣一生抱病久病中心氣受傷例多嘔語 聖上前日講心經至論心氣危暴處未嘗不策礪臣工矣自

王侯違豫之後臣亦思 聖心於臨政云為之際  
或失和而斤 待言臣之道頗有未盡處如為呂

耶臣甚懼之 上曰 言無或是心氣所使而然  
文判之意實非偶也 曰 閱齊首擬某官

十九日召對自云學 聖功 曰玩字謂

之玩味則無病 玩賞則有 曰非但  
讀史他書亦然負多務得而不 亦玩

物 曰道下懸吐 後吉曰 一自  
言而自釋故也四時之功 言之理 不行

於其間惟仁亦然又曰讀書而不體行則書自書  
我自我雖日誦五車何益之有上蔡初見明道恃  
其博覽頗有自矜之意故明道責之上蔡有媿色  
其後上蔡見明道讀史不錯一字心竊恠之及其  
曠年始覺明道前日之責已為玩物也 上曰上  
蔡誰也時烈曰名良佐字顯道即程子高弟也浚  
吉曰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即上蔡之言  
也又曰最難去者是癖也故古語曰生處易忘熟  
處難忘然此非他人所知惟在反諸已而克去之  
耳又曰再昨宋時烈請罷儒生守齋而設教官自

上命臣與趙復陽相議故臣昨與相議則復陽之意本來如此而不敢發云矣 上曰教官不可不設近因駙馬揀擇數見童蒙雖名官之子亦全不知書此必厥父奔走公務不暇教訓故也浚吉曰曾在 宣廟朝如權鞞趙守倫等為教官訓童蒙其時人才之盛實由於此 上曰罷東齋守齋加設教官四員為當通讀何以為之浚吉曰館官分坐明倫堂招諸生列于東西館官先讀一遍後諸生皆聽而讀之館則以大學為始學則以小學為始之意與復陽相議矣昨見館儒多至百餘人而

頗有濟濟之風自 上若因此益加獎勸則將來之效有不可勝言者矣

二十五日引見特諸臣論水原等邑春等米量減事 上曰國用有裕則雖盡減可也而力有不逮特減四斗宋浚吉曰聞內浦之民皆以大同之法為便而上年既減其半今又減之莫不稱頌 聖德矣 洪命夏曰罷東齋加設教官祭酒與師長之臣纔已啓達停當而罷東齋則科舉錄名時不無濫雜之弊且宋浚吉退去則羨意竟歸虛套及其未去詳定節目以為後日遵行之地為當且加設教官

同春堂集卷之三  
不可不極選而徑先差出似未妥當 上曰教官  
加設不可已之事故於政院之啓有云云之教也  
浚吉曰東齋守齋意非不好而今則不徒無益弊  
反不少所以有請罷之舉而但科舉都日時不無  
以此維持之事欲立新規則臣何敢獨當且加設  
教官而不能訓迪則徒費廩粟耳有何所益趙復  
陽之意欲得如 宣廟朝權鞞 仁廟朝閔後騫  
者以責成效今之諮議擬望者似爲合當而徑先  
差出此政院不爲分付之致也 上曰羣議如此  
則雖已差出變通非難矣

己亥正月五日 上御熙政堂大臣備局堂上 引  
見入侍時 上曰救荒事從速定奪可也諸臣各  
有所陳宋浚吉曰爲守令者能否不一故同是阻  
飢之民而或有安居自如者或有流離失所者雖  
曰能者其所軫念唯在其邑之民而不暇及於流  
入之人他邑望哺者聞其善賑相率以來而及就  
其地未免飢死事極矜惻自今嚴飭列邑另加撫  
恤別遣御史廉問若有他邑之民餓死於其境者  
則一體科罪之意分付宜矣 上曰此則其道監  
司亦宜留意爲之矣浚吉曰 聖教嘗謂人百其

心故國勢孤危臣常感傷中夜發歎聚精會神夤  
協相濟者是乃清朝之美事臣等之至願而人自  
為心朝象日益泮渙百度日益叢脞區區徒言何  
補於事乎 上曰書所謂惟億萬心者可以鑒戒  
而人心世道橫潰益甚可勝歎哉

二月八日 上御熙政堂大臣備局堂上引見時沈  
之源曰徐觀豐凶五家統試為之似當而至於兩  
班收布之舉似難矣 上曰從容熟講于諸大臣  
而為之可也俞棨曰若為此舉則必示以大恩大  
信民乃服從矣宋時烈曰曾聞俞棨之意欲捧二

品以下矣之源曰何可限品自大臣以下收捧可  
也宋浚吉曰此法固當待秋成講定而逃故兒弱  
除減事急急變通可矣屯田事大臣只達管餉之  
弊守禦廳各衙門一體革罷可矣公主屯田之說  
數登於外方狀啓所見未安 國家脫有不幸雖  
有屯田有何所益時平無事則公主之家何患其  
不富也曾聞故文敬公金集家田土在於石城有  
一宮差欲奪之金集不辨而出給宮差慚而止其  
家乃有名士夫而尚如此况外方無勢之人乎若  
依法典以結數除給則可矣 上曰大君公主所



給乃三百結也國無可給故使之自願折受未免  
有中間下輩之弊矣浚吉曰既開其路則自不無  
濫觴之弊矣 上曰激湍事項日筵中論議不一  
故予不欲強拂矣後聞吏判之言異於他人大憲  
之意則如何浚吉曰當初獄情臣未聞知然其時  
處置出於保全之至意既置京輦何可每以罪人  
待之乎臣意以 聖教爲允當矣 上曰渠輩其  
時皆在幼穉何可以其母之罪延坐也時烈曰此  
事既已發端不可一向相持也

十八日召對自又曰呂與叔止這一句是緊要處宋

浚吉曰吾儒則先立體以運用道家則只收斂其  
心而無運用之功此是吾道異端之分也又曰所  
謂養氣亦有二道孟子所養之氣乃集義所生者  
道家所養之氣只是垂簾塞兌而已浩然之氣生  
於集義者言其積漸之效也國之立紀綱亦猶養  
氣紀綱非有形體也今日行一善政明日行一善  
政積久不已則紀綱自立矣又曰不虛靜則未免  
思慮紛擾而終或至於狂妄太虛靜則反如枯木  
死灰無所作為故必有一物存主於其間可無此  
患所謂敬是也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註曰

緝繼續熙光明也光明卽繼續之效也爲學工夫  
必須久久不息真積於內然後光輝發於外矣又  
曰事未至而妄想懸度事方來而頑然不應事已  
過而與之隨往皆非敬也心譬如鏡無事時澹然  
無一塵之累有事而順應使妍媸畢照事去而不  
畱還其虛明之體此是敬爲之終始也 上曰人  
非聖人臨事何可無料度乎對曰誠然天下之事  
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若不度理之當否而應之  
則是妄作因此事而轉生他意則是臆逆皆非順  
應之道也以今日事言之若有一番彈劾而便疑

其出於朋黨則乃料度之過而歸於臆逆也 上  
曰誠然又曰得其半失其半者人心有動有靜有  
體有用靜而存其靈覺之體動而盡其流通之用  
然後心得其全矣若徒能守靜而不知運用之實  
則是有體而無用內外相隔得失相半其流之弊  
將或至於無父無君矣又曰屈者伸之感伸者屈  
之應閑時須是操存做事便有精神然持敬之功  
靜時則易動時則難故朱子門人有此問殊不知  
動亦靜靜亦靜吾心之主靜不嘗不如一也又曰  
有事無事吾之敬無少間斷然後可見不息之功

故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此言其靜也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此言其動也 上曰我國只有儒釋二者而道家則無之學者若能有志於學則流入異端不足憂也浚吉曰所謂道家以老子為祖者也我國雖不崇尚而中原則盛行云矣 上曰我國則所謂道家者曾有昭格署而罷之已久中原則與釋并行嘉靖 皇帝頗尚其道至於闕內多有道觀云矣浚吉曰萬曆 皇帝發朝時我國使臣見之則

道士先導僧徒在後云於此可見其時尚也

十九日引見時諸大臣以收布事稟議 上曰大司憲進來此事何如宋浚吉曰臣既無所見安知參酌第前日發端時臣有所達此非俞察創論之事鄭經世趙翼金瑄金益熙皆有此議矣當初臣意以為國家此舉實出於不得已洛下士民自可知朝廷本意而但其分等一事或慮致擾於外方以今見之則都下之人已先騷動外方可知法之行不行姑舍勿論人心如此臣竊慨然近日或逢三南人問之則皆以為今年救恤之事外方咸仰

聖德云若聞此言不但怨此事必將並忘前日之恩澤矣任義伯為慶尚監司時頗有所料理云後日招問何如元斗杓曰臣曾聞義伯之言慶尚道逃故不為徵布以營中所儲木充用則其數不多云矣上曰合八路計之則想亦不少然白骨徵布黃口充軍誠為矜惻收布之論既發旋止則必有他變通之舉然後可無落莫之歎也浚吉曰世降俗末人心姦巧物故之以生為死逃亡之姑息避匿想不能無然其中實多分明死亡久遠無指徵者在國家之道寧見欺於奸民不可不速為變

通也 上曰必須詳查的知其數然後方可減布物故兒弱為先明查

三月二十日 上御熙政堂大臣備局堂上引見時宋時烈曰自上臨御以來少無失德之事而惟金弘郁之罪死人心不厭至今稱冤當此災異孔棘之日似當有渙釋之典問于諸臣處之何如上曰何以稱冤耶莫重逆獄妄欲伸冤其罪顧不重歟時烈曰古今天下豈有庇護逆獄者乎渠則必以此獄為冤枉故求言之下敢陳所懷而天威遽震身被極典言雖妄發決無邪心矣 上曰

兵判之意如何宋浚吉曰臣於姜獄嫌不敢言然  
聖教丁寧何敢有隱獄事寃否姑舍勿論曾聞閔  
昂重陳此事而自 上招見開諭極其諄切若於  
弘郁亦如是則 聖德之休光當復如何且弘郁  
知有當初傳教而敢為故犯則其罪固重矣初不  
知有此教而應首投疏竟被拷死輿情若何而不  
鬱後世之議烏得免乎 上曰諸宰所見如何鄭  
維城曰當初傳教渠果不知矣臣於其時為遠接  
使逢著弘郁於黃州言及前日 下教之意則渠  
亦驚悔聞其原情亦陳此意臣詳知實狀而尚不

能啓達慚悚無地矣時烈曰聞維城之言尤為矜  
愍其無知妄作據此可知 殿下於弘郁之事若  
是持難臣等固知 聖意之有在而弘郁之伸雪  
固無與於姜獄矣浚吉曰先儒有言夜氣清明之  
時從容舒究則自然有正當道理出來願於此更  
加 聖慮焉 上曰可伸則伸之何待來日且吏  
判以為非與於姜獄此言有理既出於應首而實  
不知有禁令則容有可恕之道金弘郁復其官爵  
浚吉曰 聖教如此中外臣隣孰不聳動乎 上  
曰兵判進前卿之劄陳事欲為面諭矣浚吉曰今

日國事無一可恃所恃者 聖明在上也人君一  
動一靜天之休咎係焉古語曰一念之善景星慶  
雲一念之惡烈風雷雨事雖微細不能允協於羣  
情則不可矣 上曰予心有不能釋然者說破可  
矣當初批答非欲摘發臣隣之過也事有不均心  
則不平人非堯舜何能無芥滯乎宮家處事不可  
謂無所失而外朝所為亦可謂盡善乎形勢之地  
不敢舉劾督過之言每及宮家何異於軟地插木  
乎玉堂之意謂予謙怒而有此批請出之際乃曰  
別無所失處置臺諫何等重事而不為詳審乎存

諸中者形於外莫非冷看而然也浚吉曰玉堂處  
置所謂別無所失云者不過循例之語豈敢有他  
意於其間哉今承冷看之教不勝未安洪命夏曰  
若於無事時責臺臣以不職則夫誰曰不可而以  
宮家事方為論列而有此 嚴批羣情殊未釋然  
浚吉曰今日臺諫有所忌憚處則不敢舉論果為  
非矣或拘巨室或嫌形迹或恐語涉宮家而有所  
觸犯惟在 君上開導之如何耳 上曰此則非  
矣曾有論列宮家而被罪者乎浚吉曰凡事觀其  
是非而已豈以宮家之故有所嫌逼而勉從乎宮

家果無所失則臺論雖或峻發不從好矣今臣所言非為李時術等被譴而發也恐為聖上之過舉敢此冒違又曰曾在先朝凡有過舉政院例為繳還多有回天之時近日事邁邁太甚若或關係重大而終始牢拒則為害不淺矣上曰予若安而受之靡有論說則羣下必爭相稱譽矣浚吉日聖教如此此必心慮煩亂觸情而動故辭氣之間欠却和平至以要譽為教矣上曰王堂處置全沒頭腦殊甚駭異而昨日兵判陳劄今又諸宰面違不可不曲從末減遞差可也浚吉曰臣以

癘疾之人叨此重任人器不稱誠為悶迫且祭酒之任豈無可合之人而虛帶已久作成無期先賜遞改以優公私上曰何可輕遞安心勿辭浚吉曰本職若是閑局則猶可兼察不至瘵曠而本兵事務煩劇况都試不遠酬應無暇教誨之事其勢未遑當初別創之意豈苟然哉上曰卿言如此祭酒之任勉副焉李殷相曰首善之地不可無儒賢一月數三番會坐亦可為矜式之道今若遞改則人必謂聖上重戎事而輕儒教也洪命夏曰浚吉遞改則宋時烈外他不可苟擬祭酒之職還

革可矣王堂之言是矣 上曰然則還收可也浚  
吉曰臣出入經幄已有年所孱劣之狀 聖上固  
已洞燭以臣精力豈堪劇務責任日隆尸素徒積  
本職既不得準免則祭酒之任實難兼察纔蒙  
恩遞遠有反汗王堂之言恐未諳形勢而然也  
上曰予意欲遞而王堂所陳亦爲有理不知何爲  
而可也大臣之意如何沈之源曰公論所在之地  
言甚切實不可從也 上曰聞卿家遷厝在於八  
月間其期尚遠而聞李慶億之言卿以爲若遞憲  
職則仍留云矣今茲超拜意非偶然竊不自諒欲

圖振作惟卿勉回遐心隨事教誨是所望也浚吉  
曰慶億云云是戲言而新授之職有重於憲官尤  
爲悶蹙矣

五月四日 上大漸都提調送言領左相從速入來  
承旨李殷相曰兩贊善亦可請來既入已無及矣  
環立舉哀承旨金壽恒達曰襲小斂大斂時吏曹  
判書宋時烈右叅贊宋浚吉依大臣言亦令入叅  
之意敢達設襲牀于殿東南首加袞龍衣黑靴子  
內侍以黼殺等具看檢于兩贊善蓋已丑 國恤  
用於大斂故儒臣金集以爲當用於襲時故也執



事洪得箕鄭善興呂聖齊及內侍一人大臣以下  
齊入列坐于大造殿楹下領相言于內官曰襲時  
欲爲入侍而內衣櫛進御時則不敢入表衣進御  
時當爲入侍依此來言可也戊時襲承傳色出來  
言沐浴節次已定矣禮曹判書尹絳吏曹判書宋  
時烈右叅贊宋浚吉右承旨金壽恒注書孟胄瑞  
史官宋昌等進詣大造殿廡下宋浚吉謂內侍曰  
沐浴已畢乎內侍曰未畢矣浚吉曰執事者當止  
哭此意通之益平尉洪得箕稟于兩贊善曰凡服  
御之具袞龍袍則用黑靴子絳紗袍則用赤舄今

者定用袞龍袍黑靴子未知如何浚吉曰似爲合  
當矣內衣櫛進御後諸臣次第入侍崇善君樂善  
君及諸都尉環侍牀隅諸大臣以下列立哭盡哀  
乃退出楹外小頃將加幘冒握手諸臣復入楹內  
宋時烈親設握手先左後右 世子將行飯含禮  
大臣以下皆哭哭止宋浚吉曰 世子旣已入臨  
承旨史官各一人似當入侍領相曰儀注所無不  
必入侍矣內侍曰復衣奉於何所耶浚吉曰置於  
魂帛交倚之後似可雖無古禮亦無所妨兩司請  
行朱子所定君臣服制令禮官儒臣議吏曹判書

宋時烈以爲臣子於君父既歿之後無復自致其誠者不過盡其情文稱其衰物使無餘憾而已朱子參酌古今損益禮令以爲千古不易之定制臣以爲可行無疑而且無所難也右叅贊宋浚吉以爲嘗以朱子說爲必可行之定論倘得行之於今日豈勝幸甚大臣及儒臣會同商議則諸大臣皆有持難之意而以爲儒臣宋時烈宋浚吉之議必欲變通與兩司所論無異茲并列錄以達伏願速賜裁處無使外庭有窘迫之患 答曰兩贊善之意如此更加商議于大臣

六日申時小斂領相曰兩贊善不可不入叅矣吏曹判書宋時烈右叅贊宋浚吉始爲入來坐於西庭北上中使來言于領相曰 王世子教以諸臣入侍則非但廳內狹窄執事之人亦不無惶恟失措之慮斂畢後入來如何領相與兩贊善禮判同議以達曰臣等入侍之意蓋爲莫重大事恐或有錯了之患欲爲奉審矣 下令如此似當從簡入侍臣及禮判兩贊善承旨史官各一員當爲入侍矣 答曰今此小斂時入侍之舉五禮儀中亦有之耶 領相達曰五禮儀雖不載錄古禮有可據之文

明廟有已行之例矣。世子不從大臣三司累度爭執。答曰：卿等之懇請如此，衣櫛數件進，歛後待下教入侍可也。小頃承傳色請，諸臣入來，大臣以下進至大造殿前庭東西狹路，以帳遮絕，不得已由正路東偏而上。至前廡下，內侍開閣，大臣以下皆哭入，歛牀奉安於中堂。近南南首衣櫛已歛，三四襲大臣以下止哭，列立奉審執事者益平尉。洪得箕前正鄭善興佐郎呂聖齊及內侍一人方歛壽字金繡紅錦衣吏曹判書宋時烈右叅贊宋浚吉分立於牀兩隅，援禮指教十分詳察。宋時烈

曰：雖是熟諳之事，不可無笏記禮判當呼笏記矣。禮曹判書尹絳曰：此等節目在於家禮不載於儀注矣。領相曰：雖不載儀注，何不添入於笏記耶？禮曹所為殊甚未妥。於是相臣與禮官儒臣各手自整頓衣裾，無不曲盡。終歛紅錦衾絞布陳而不結。李殷相曰：歛畢有憑哭之舉，諸臣似當退出。領相曰：然絞布則出去後結之為當。宋時烈曰：禮文有之大歛時當結矣。右叅贊宋浚吉於此有商確論，卞之說矣。諸臣俯伏哭盡，哀除拜禮退出。世子下令曰：絞布不結，雖未知禮意之如何，而非但前

此所未有之事當此盛熱尤爲罔極大臣儒臣熟講夏達院相鄭太和達曰此則儒臣據禮講定之事也伏承下令夏爲商議則吏曹判書宋時烈以爲未結以絞者蓋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意也今者三日已過淳氣必無夏加之事而廷議皆以爲當結則亦不敢強執云右叅贊宋浚吉以爲禮則然矣而但盛熱之時不可無變通故閭閻識禮之家或於結時只留一二條以存愛禮之意今亦依此爲之似當云臣等反復思量如此則似無可慮而亦不悖於禮意矣未時承傳邑林友聞來言梓

宮長廣以小斂見據尺之則甚爲不足萬無進用之勢矣院相鄭太和與禮曹判書尹絳吏曹判書宋時烈右叅贊宋浚吉同坐招鄭善興問之善興曰長則不足者只一分許庶乎用之而廣則當肩處不足幾二寸矣若謂小斂錯誤則有不然者自腰以下多用衣服而亦可準用當肩處則不過數件所御之服而已其厚幾許而若是不足以此觀之則非小斂之錯誤明矣而絞布亦不至緩結矣院相鄭太和與摠護使沈之源同入奉審禮曹判書尹絳吏曹判書宋時烈右叅贊宋浚吉右承旨

金壽恒注書孟曹瑞史官宋昌次第隨入至大造  
殿廡下請內侍開閣院相以下至斂牀下立哭盡  
哀後立標尺量之則果與善輿之言不爽院相以  
下罔知所措退出廡下聚首商議請承傳邑上達  
于 王世子廬次曰到此地頭益復罔極前日備  
望之木小無異同長生殿所儲內梓宮之中如無  
準尺可用之板則或擇於外梓宮或覓於閭闔所  
儲之處如得準用之材則當如己亥年 仁烈王  
后梓宮例奉安後塗恭亦或一道而可合之材終  
不可得則其勢當以品好之木連板以用敢此仰

達 答曰到此罔極當復如何附板則閭闔家尚且  
不爲決知其不可也品好之木從速看點使之無  
憾於大事院相更達曰附板之用實出於不得已  
也如不得美好之材而用之不若用此之爲愈閭  
家士夫之喪亦多用之故敢達而 下令如此卽  
當看品於長生殿且爲廣覓於閭闔家矣院相以下  
退出殿門外原平府院君元斗杓戶曹判書許積  
工曹判書鄭致和自外入來院相曰長生殿所儲  
之板尚且不足雖覓於江千萬無得用之勢吾意  
附板之用猶愈於白邊未去之木而自 上不欲

用之奈何浚吉曰廣求不得然後當爲更達今不可徑請矣

八日午時大斂入侍通天冠赤舄或以爲當入於斂衾之內或以爲當入於梓宮之內宋浚吉曰以五禮儀言之當入於梓宮矣

六月十一日傳曰今日昏困之氣似減欲爲相見大司憲命招政院啓曰三公吏判大司憲來詣矣傳曰引見鄭太和曰臣等不能保護 聖躬則何以見 先王於地下乎宋浚吉曰子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 先王之眷眷於眞眞之中何如也伏

願 殿下思 先王在天之靈蓋爲保護之道宋時烈曰聖人於禮有曰不以死傷生又以不勝喪比之不慈不孝又曰毀不危身此皆 殿下之所當體念處也太和曰宋時烈宋浚吉豈敢以非禮之事陳達於 殿下也自上聲音顏色頓異於平日矣 上曰前者患瘡十三度今又患五度而三日則極痛兩日則頗減矣強進粥飲氣力頗蘇浚吉曰外間傳說自 上不御劑入之藥亦不御醬水云矣 上曰藥則豈可不服至於惡心之時則難飲醬水矣浚吉曰三代以後人君之善居喪者

甚鮮蓋自少居養異於凡人故也卽今保護 聖  
躬之道雖不敢以權道陳達而閭家喪人之病也  
亦有用丸藥之規以白朮末調和他物而作丸矣  
又曰病患差歇間不可不移居於稍勝之處也太  
和曰前者自 上居廬之所決非暑月所堪處也  
浚吉曰洪汝河之疏雖未入啓而自 上以爲何  
如 上曰見吏判疏批則可知予心也太和曰汝  
河之疏浚斥李厚源曰劉愼自用偏險窮劣指爲  
誤國且斥吏判之以年少蔭官擬望諮議臣非不  
知啓稟還給而係是言路故使之改書以來矣鄭

維城曰窮劣山連貌汝河構虛捏無指斥大臣而  
其意實在於兩宋也太和曰或有論罪汝河之議  
而此則不可 先王臨御之時若入此疏必震怒  
矣浚吉曰其疏亦侵及臣身而適當此時不敢辭  
避實未知其心之所在也吏判疏中旣陳曲折而  
殿下何能洞燭其奸狀乎汝河自以爲應旨進言  
雖不可以罪之而明其是非痛斥邪說在所不已  
也自 上未見其疏故李厚源疏此頗似欲後矣  
上曰此疏若徹於 先王在世之時則豈不論罪  
也浚吉曰鑿官等事自 上久不允許羣下之感

愈淡矣 上曰今當明言其顛末四月二十一日  
先王有小齋而翌日行祈雨祭故露處經夜二  
十三日招問後聖後聖以爲分野雖不重而毒氣  
甚盛付以葱汁矣二十四日又行祈雨祭厭其羣  
臭洗去露禱其翌日又招問後聖後聖曰此乃疔  
之毒者當初則可以灸治今則已說不可及也初  
三日始問受針當否於後聖後聖曰小臣之口不  
敢出此言可以艾薰不可以針破及至初四日夏  
問於後聖及申可貴可貴曰棄惡血如糞不可不  
針後聖曰針則決不可爲也 上決意卒然受針

蓋恃可貴之善針也臺啓所謂後聖視之尋常謂  
之小齋當其受針之時曾無一言爭之云者未知  
其由也浚吉曰雖未知內而事而後聖嘗謂提調  
曰此乃小齋也終無遑遑汲汲之色亦不明言  
症候之如何此罪當死 上曰自前 聖意不欲  
其傳說外間後聖之事實由於此也浚吉曰初三  
日先王有泄瀉嘔吐之事此言誠是乎 上曰然  
先王亦不許傳說於外間也浚吉曰若然則  
先王何以有泛泛之教也 上曰此事予當言之



中相近之症付標以入後聖使內官付標時義忠  
誤付於難治不治症故有此下教而義忠卽爲待  
罪先王命赦其罪而洞燭其曲折矣 慈殿所患  
乃虛勞而用後聖之藥則有效 先王嘗曰內殿  
症候若非柳後聖之藥則誠難矣時烈曰外議皆  
以可貴執針時後聖不爲力爭爲罪案矣浚吉曰  
國人皆曰可殺國言之所在人主亦難強拂矣又  
曰提調非有罪犯而遭此無前罔極之痛亦豈無  
論罪之舉乎 上曰見今內鑿誰如後聖者 先  
王在世時嘗言己丑鑿官不可按律之事前年未

寧時亦有此教矣浚吉曰己丑鑿官豈可與今日  
事比而論也時烈曰實由人事之未盡罔極何言  
上曰誤犯之說亦且近似也浚吉曰外間或有  
血癭之症下針血盡則不救云矣維城曰今日入  
侍天語低倦不成玉音 殿下若不思保全之道  
則其於 宗廟兩慈殿何哉浚吉曰己丑年 大  
行大王有黃疸之患大臣廷請復膳矣 上曰此  
乃己丑何時事耶殷相曰雖未能的知其某日而  
定是啓殯前也 上曰君臣服制何以爲之耶太  
和之源維城曰云云時烈曰魯君之喪季氏問禮

巨者堂文集卷之三  
於孔子孔子答以方喪之制季氏曰若然則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右相所陳情文不齊之說誠非矣浚吉曰朱子之意欲其祭用喪服視事用公服我朝明宗之喪李滉欲行古禮而爲朴淳所難事不果行其後金集又欲行之於己丑而時議不一亦不能行今諸大臣之言如此行之必難矣時烈曰祭用素饌臣未知創於何代而疑麗朝崇佛之時有此事耶浚吉曰故相臣黃喜廷請設素饌矣太和曰廷請蒙允後黃喜謂人曰我國可以三百年支保云矣上曰朝夕上食亦用

素饌而書茶禮則象生時自內備用肉饌矣  
十六日引見時沈之源曰山陵當於水原及弘濟洞兩處中擇用臣再審後當爲稟處而大臣皆入侍議定何如宋浚吉曰弘濟洞自古術士皆稱之尹絳獨爲異論其心則可謂誠矣而術業未必優於專攻之地師也時烈曰不可以一人之毀棄衆人所譽之地况水原是關防重地一朝毀撤恐非先王之志也上曰先王在世時亦聞弘濟洞之爲好而聖意以爲太遠不可用矣浚吉曰如無可用之處則關防非可顧也但既有可用之處

臣老當死第...  
而水原亦非第一吉地則何至於廢關防而用也  
又曰合啓論議上下相持至於此久誠可悶也諸  
鑿侍藥無狀其罪固在罔赦而提調是主管之任  
雖有首貳之差別烏得無罪請前領中樞府事元  
斗杓中途付處前判書洪命夏前都承旨趙珩削  
奪官爵且臣等昨承 聖批以予心與卿意不同  
爲教臣於此尤不勝憾憾焉上下同心方可有爲  
未有上下不同心而能爲國者也自古天崩之變  
未有如今日之冤酷則侍藥首鑿何以得生請加  
淡思亟賜允俞 上曰提調之中途付處似過矣

浚吉曰首鑿依律然後可以慰中外之望此是大  
關緊處 上曰予欲定配極邊元非不欲罪之也  
權大運曰然則今日舉行條件以極邊定配書出  
乎 上曰提調并削奪官爵柳後聖等減死極邊  
定配諸臣罷出時 上曰判府事與大司憲進前  
卿等豈不知予之情事乎天降酷禍遂至於此今  
日所恃於卿等者容有極乎予之不逮望卿等悉  
心匡救浚吉曰 聖教如此只自感泣如有可言  
之事臣何敢不言但臣智慮淺短筋力衰敗恐無  
以自力而仰報 聖恩也時烈曰臣偏受兩 朝

厚恩雖粉身糜骨何以稱塞萬一第以近日事言之臣所干涉輒不寧靜欲畱報國而非徒不能恐復貽累於朝家也浚吉日臣冒恥行公全喪庶隅雖不敢瀆撓於此時而惶恐悶蹙之懷與宋時烈無異矣

十九日引見時 上曰頃者判中樞以祭用素饌為言予意欲以肉饌定其器數參半用之未知何如敬慕殿祭物當自外措備預為講定可也宋浚吉日判中樞則以自外備素饌自內用肉饌為未安而臣意則反虞後仍用素饌尤為未安限三年定

其器數參用肉饌何妨

七月十八日引見入侍時

上曰掌樂正尹宣舉切

欲相見其有病患耶鄭太和曰自處以負罪臣

先王朝亦自闕門外下去不為登對其必有所懷

矣 上曰何謂負罪臣耶宋浚吉日丙子之亂入

於江都城陷受虜札為玠原君騶從往南漢省其

父且其時與妻約死妻死而渠則不死以此二事

心常痛恨欲自廢事雖過度志則可嘉矣李惟泰

以親老乞退 上曰吏判亦聞此言乎於卿意如

何浚吉日如尹宣舉尹鐫等初無詣闕供職之意

而李惟泰則猶能入來誠亦可嘉且其形勢臣亦  
詳知老人之事雖未可預料尚且康寧其弟又爲  
近邑宰致專城之養過 山陵後則當開講筵臣  
意則恐不可許退也

九月十日領相吏判引見時宋浚吉所啓司業是癸  
亥別設之官其後鮮于浹以單望啓下矣今欲差  
出而無三望備擬之人或以單望啓下或以二人  
隨時備擬何如 上曰依爲之

十月十五日引見時宋浚吉曰新服之初羣下方延  
頸想望而天災疊見此必天心警動我 殿下使

之玉成而然也 上曰純陰之月災異如此此皆  
予否德之致也浚吉曰國家不幸連值凶歲民方  
飢餓而國用不敷救荒無善策極爲可悶 上曰  
予則茫然不知所以爲計卿等浚思熟慮或面陳  
或劄論有懷盡言可也浚吉曰 先王臨御十年  
仁德之浹於民者浚矣連年凶荒而賑救出於至  
誠民情感激沒世不忘 殿下亦宜以 先王之  
心爲心也宋時烈陳裁減事浚吉曰鄭經世每稱  
仁祖聖德矣 仁祖反正之初蠲減 御供太過  
經世以爲蠲減過多則有難繼之慮 仁祖曰用

雖不足不猶愈於在閭閻時乎今 殿下亦以  
仁祖之心爲心則國家幸甚又曰近日所講究無  
非恤民之政而至如 御供減省自下不敢直請  
惟在 上裁如何耳臣聞北道監司狀啓中如納  
布一事及黃大口魚進上等物最爲民弊云似當  
量宜裁減矣 上曰凡進上之物有用於祭享者  
有用於供上者分明條列以入可也浚吉曰國家  
所重莫過於 宗廟而宋朝南渡後廟制多不備  
禮宋子猶欲待恢復而正之且凶年祭以下牲古  
之道也事神之道不必在於儀物之間祭享之用

必先蠲省然後其餘次第變通自爲破竹之勢矣  
又曰 先王末年軫念軍政兒弱及物故欲爲變  
通而事未及行自 上惕念遵行則人心向背決  
於是矣太和曰應減之數二萬疋云矣浚吉曰初  
欲以各衙門所儲之木推移充數矣近聞各衙門  
亦無儲事勢極難至如內需司乃人主之私藏非  
古先王大公至正之法故在昔儒臣皆請革罷今  
若量宜除出移用於此則於事甚優亦爲慰悅民  
心之一大助矣 上曰此言可矣然須知一歲所  
捧幾何所用幾何然後方可變通矣浚吉曰自

上必出內帑所藏然後各衙門所儲可以次第移用矣

十一月一日請對引見時宋浚吉曰今番發引時朝官士子來會者比前極多先大王至仁厚澤入人之深於此亦可知矣且先朝屢徵不來之人亦有上來者其中尹文舉卽丙子斥和臣尹煌之子先正臣成渾之外孫也煌將死有遺言戒諸子文舉兄弟之不仕乃從其父之志也文舉自少有公輔之望宣舉則先王徵召而不來者也其人既來還爲下去則缺然如何文舉雖病不能從仕

聞有遣史官之舉若時賜藥物更加敦勉使之畱京則其於新化補益必多宣舉入京聞朝家將付職退去畿甸發引時又爲入來云人君待士例以爵祿而如此之人不可以爵祿畱之待之以誠意使之勉畱以補新政可矣上曰此外亦有來者耶浚吉曰尹文舉之從兄元舉曾經臺諫頃以單望差下司業矣此人聞亦上來矣上曰其無意從仕與尹宣舉何如浚吉曰此人則稍似有異矣李殷相曰李翔亦爲上來云矣浚吉曰申碩蕃以宋時烈所啓直出六品者也今聞此人亦來李

惟秦爲 山陵執事可謂從仕而時在城外權認亦在京而時無相當窠闕故不能付職矣且臣請陳宋時烈之事 先王以御禮召之欲與明大義於天下時烈之耿耿一心只在於爲吾君一死而已 先王與時烈議事之時或屏內侍與承旨史官其際會之盛受知之隆如此不意 先王大志未成中途 薨殂時烈從茲以後實無固志若一朝決歸則人將曰 先王欲與有爲之士至 嗣王新服之初而退去此人若歸則其餘亦當隨後而散去矣伏願 殿下思所以勉留此人之道留

此人無他策 殿下以 先王大有爲之志責之於時烈曰予以 先王之志待卿卿何不以事先王之心報之於寡昧也彼必有感激於心者矣如是而時烈必欲退歸則曲在於下矣 上曰左參贊病患如何可能入來相見耶浚吉曰未知也且臣亦有區區所懷臣之出處與宋時烈有異一生抱病若不保朝夕而學識蔑如志尚不高 先王屢降召旨不得已上來欲一陳情而退前歲因先王違豫不敢請歸以至於今矣臣之出處不過如斯而已今臣退歸固無所害矣殷相曰宋浚吉



以父母遷葬事不多日內欲下去云 殿下若以  
殿下終不得陪往 山陵之意挽留則浚吉必不  
敢往矣 上謂浚吉曰卿若冒寒遠行則安保其  
必無疾病也卿既勸我挽留他人而何以先自乞  
歸也浚吉曰臣之出處本非重大今此改葬決不  
可不往他日夏來亦豈難也又曰李壽仁今纔除  
職而頃日屢斬天黥外議以為今番 國恤時不  
即奔哭故如此臣聞古語曰在朝者哭於朝在野  
者哭於野在深山窮谷者哭於深山窮谷 國恤  
時在外人何能盡為上來雖不能上來亦非過失

也上來人有抄啓之命 聖意將欲何為也 上  
曰欲除職耳浚吉曰 聖教至當朝士則可以付  
職而儒生則遠路回還資糧實難若令公路各官  
護送則實是慰悅之舉也又曰 山陵有引魂祭  
還魂祭此必一岡用兩 陵時告 先陵之祭而  
引魂還魂語涉佛家用新陵而有此祭尤無所據  
言于禮官改修謄錄為當 上曰依為之  
十一日引見時 上命宋浚吉進前曰當此嚴冬冒  
寒下去則必有觸傷之患既傷之後雖欲上來其  
勢未易今番則決不可往卿意如何浚吉曰 聖

曰者堂先生集卷之三  
教至此不知所達遷厝一事經營久矣前後數年  
皆不可用只待今年故欲得數月之暇以伸情願  
耳 上曰來年雖不吉三四年經營則豈無可用  
之時乎浚吉曰臣則迹清朝所爲不過出入 經  
筵而已今俞蔡宋時烈皆在洛下足以輔導 聖  
德臣之進退有何絲毫損益乎 上曰非以參贊  
不及吏判予意必欲二人共貞終始無怠故至誠  
畱之耳浚吉曰 聖教一向堅執終斬允俞是臣  
爲親之誠孝淺薄未足以感天也禮曰君子不奪  
人之喪 孝理之下豈宜有此 上曰頃者 山

陵陪從予已牢定而迫於卿等之請終不得遂卿  
何不思此乎且 先王時卿之乞歸非止一再而  
終不允許者不忍相捨故也予之待卿豈有間於  
先王乎洪巖曰吏判私情雖甚切迫事有輕重時  
有可否當此 嗣服之初 殿下之所倚毗者不  
啻若泰山則烏可一日退去以負 聖意哉固當  
先公後私抑情畱在也大臣重臣相繼請勿許  
上曰不須多言吏判雖在房室之內少有失攝輒  
生寒疾予所慣知冒寒遠役仍行大事則其所致  
傷尤必不細予豈知此而許之乎領相鄭太和曰

外間頗說兩宋皆有歸意故臣曾親往言其不可矣浚吉曰臣之情勢不可不去今若不得命而徑自下去則孤負 聖明委曲之德意更乞諒許焉上曰予意已諭更無可言予之所慮惟在疾病吏判氣力決不可去矣浚吉請先解職 上曰此職足以安意養病猶且許褫人謂斯何

二十三日晝講中庸序宋浚吉曰上古則此道甚明人莫不知亦莫不行子思之時異端并起此道漸衰故作此書以詔後學所謂神者非聖上又有一等神人也聖之極功至妙而神矣蓋中庸序以道

統二字丁寧反復使人知此道之必有統道統之意首尾相應矣又曰口之欲食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四肢之欲安佚即人心也孟子所謂四端即道心也雖堯舜未嘗無人心雖桀紂未嘗無道心日用行事之間人心常常發露故先言人心而後言道心又曰佛氏之學拋棄人間萬事庇身於高峰絕頂此則易矣吾儒則不然以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焉先儒謂中理中節即為天理無理無節即為人欲朱子早歲以人心為人欲矣晚覺其不然曰人心若是人欲則聖人不著危字矣 上曰所

臣者堂先生集  
謂治者抑人心擴道心之謂耶浚吉曰人心若不  
能制則道心日消矣所謂精者不使二心混雜於  
中而察之必精如卞白黑所謂一者二心既卞常  
守道心不使間斷論語所謂智及仁守文字雖異  
義則只是精一至於大學之格物致知卽惟精也  
誠意正心卽惟一也中庸之學問思辨卽惟精也  
篤行卽惟一也 上曰位者堯舜之位耶臯陶伊  
傅之位耶浚吉曰使孔子得堯舜之位則可以行  
堯舜之道得臯陶伊傅之位則可以行臯陶伊傅  
之道而天地氣數至此變塞故終不得位以行其

道然堯舜之澤及於一時孔子之德傳於萬世見  
而知之聞而知之之說 殿下亦記之乎 上曰  
此在孟子末端矣浚吉曰然矣父師者父兄師友  
也夏互者參考之謂演繹者演習之謂又曰楊墨  
之害易知而至於老佛則雖以先儒道學之高明  
亦不能無疑是以朱子明道橫渠亦始焉從事終  
乃覺悟矣 上曰似是之非是所謂近理耶浚吉  
曰然沉潛反覆之義最宜詳玩凡人讀書必有此  
沉潛反覆之功然後方有自得之味矣又曰臣曾  
侍講於 先王每以千古道統之傳爲第一義今

日所仰望於 殿下亦不外此願 殿下勿以臣  
言爲迂必須先立此志此志堅定然後道統可繼  
治化可成矣權諛曰吏判此言實極功也人君所  
自期者堯舜而已而所以至於堯舜之道不越乎  
立志此志不立則少康之治亦難致之况可以躬  
行導率挽回世道哉浚吉曰卽今天災時變式月  
斯生一國臣民無不憂懼而所恃者 殿下嗣服  
之初憂勤惕慮勵精圖治雖古之 聖帝明王蔑  
以加矣 殿下必須毋失此心始終如一可以長  
享太平矣鄭太和以闕內變異請移御且請 兩

慈殿權移于駙馬家浚吉曰空闕尚在何必移于  
私家此極不可 上曰移奉兩 慈殿於他所而  
予則仍留何如浚吉曰此亦不可如不得已則修  
理空闕 四殿同移於理當矣又曰前頭 講筵  
儒臣輪回入侍事命下云無故則同參可矣何必  
輪回 上曰無故之時儒賢皆爲入侍雖或有故  
一人則不可不參矣

二十四日書講時宋浚吉曰昨日所講之文甚浩繁  
未知已領會乎 上曰昨日所講雖未多讀然凡  
書讀之愈多則其義漸不能曉矣浚吉曰初若曉

居者堂先生集  
然久後生疑此正好消息須因其疑益致其知焉  
因極論人心道心之義以及李滉奇大升四端七  
情之論而曰近世李珣成渾講明此義有明白著  
述之書自上不可不覽凡書中奧義恍然有得  
其要領者然後下之所達方可解悟矣又曰所謂  
道統上自伏羲傳于羣聖而以接乎程朱淵源一  
脉所從來遠矣進講自中者不偏不倚止亦此意  
也浚吉曰中有二義不偏不倚未發也無過不及  
已發也必先涵養此不偏不倚之中然後發於事  
者無不得其中矣 上曰存於心者不能不偏不

倚而能發於事而得中者未之有也浚吉曰所謂  
中庸非中外又有庸也中便是庸庸便是中以人  
事言之則飲食衣服之節所謂庸也以人倫言之  
則父子君臣之則所謂庸也而合而言之皆是中  
也如釋氏之離羣絕俗無父子無君臣者非所謂  
中庸之道也又曰道之生也久矣異端并起故子  
思恐其差也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孟子七篇其源  
皆出於中庸盖中庸大旨自體而用自用而體終  
歸於無聲無臭此所謂退藏於密者也 上曰密  
字何義浚吉曰極其要約之謂也盖中庸以誠為

主理一而分殊游酢嘗讀西銘曰此中庸之理也  
又曰性字從心從生命與性一也命如朝廷差除  
性如吏部有吏部之事兵部有兵部之事性卽理  
者乃程子語而朱子取之蓋理與氣元不相離形  
者氣也性者理也所謂有物有則是也理譬則人  
也氣譬則馬也理之乘氣而運猶人之乘馬而行  
矣先儒臣鄭汝昌常以氣以成形理亦賦焉爲疑  
李珣爲之發明以開來學矣 上曰萬物化生主  
於氣而氣非理之所使耶浚吉曰 聖教當矣又  
曰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性仁禮屬於

陽義智屬於陰而陽德健陰德順健順五常人之  
所得而摠言人物者凡物皆有一端如虎豹之父  
子蜂蟻之君臣睢鳩之夫婦無非是理 上曰五  
行之中信當屬何浚吉曰信屬土寄旺於四時矣  
又曰道者路也父子之仁君臣之義所謂其性之  
自然也至於牛耕而馬馳犬吠而鷄鳴亦其性之  
自然也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先  
儒釋之曰老者之所以安少者之所以懷朋友之  
所以信皆有其道此言信矣又曰古人有其親死  
而終身衰服者又有其親朝死而暮歌者此所謂

過不及也是以聖人制為三年之喪所謂品節之也聖人教人非以性分之外高遠難行之事責之也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使之由之此教人之法也李一相曰吏判所達之言潛心體念可矣上曰七情中之善者為四端耶浚吉曰七情包四端聖學輯要中論此甚分明又曰先儒謂自人心收之便是道心自道心放出便是人心此言甚好聖上於日用行事動靜云為之間必以此省察而無少忽焉則得力必多矣上曰品節云者事物當行之理修治而行之之意耶浚吉曰父

則斬衰母則齊衰至於碁功總麻各有等殺此所謂品節也國之尊賢育才各當其用亦品節之意也佛氏所謂發大願將家所謂建大策即吾儒立志之義也此志先立然後施於學問而學問益明施於政治而政治益修誠願殿下以立志二字念念不懈焉一相曰宋浚吉所達最為切實此是第一工夫也上曰彌六合彌字何義浚吉曰彌滿之意道之至妙初無形體而及其大也彌滿於六合之內矣

十二月十九日引見時 上曰左參贊終為退歸非



但予之私心缺然所謂浮言極其凶慘此後事誠可懼也姜栢年曰不可無懲一礪百之舉而言根出處末由推問矣 上謂宋浚吉曰卿聞左叅贊之言乎浚吉曰臣所居僻遠不得頻接聞其決歸而往見則所言只如今番書啓之意矣臣謂時烈曰如此之言聽而不聞使浮言自底消亾可也何故過爲動聽至此乎渠亦知其如此而似是自上有問故不敢諱矣 上曰近日天災時變無日無之朝廷亦不寧靜寡昧之所恃而爲國者左叅贊也一朝以浮言有此決歸不知此後將何以爲

國也浚吉曰自 上未有失德而災異稔屢不知有何禍機伏於冥冥中也伏願更加惕念懋修實德古亦有有其象無其應之語矣 上曰戒懼之極罔知所爲浚吉曰卽今 上侯雖未平復時時召對儒臣以講弭災之策進德之方可矣李時白進曰臣以時烈退歸之事不勝驚駭頃爲陳劄矣此人被 先王之殊遇擔當國務處事劄直在廷之臣無出其右必使此人還朝然後可以爲國亦可以伸其冤矣浚吉曰流言之無根罔測三尺童子亦必知之但世道寒心矣 上曰豈特寒心而

已將來誠可慮也浚吉曰 聖教至當自 上洞  
燭如此更無可憂挽回世道只在人主之一心古  
語云一日敬則有一日之效一月敬則有一月之  
效矣姜栢年曰洪以男乃北道納馬加資者呈疏  
時自本院招問則與嶺南人相議爲之云而亦係  
言路故不得不捧入而其疏尚今不下外議或以  
此疑之矣浚吉曰今番發引時外方士夫來會者  
有令本曹抄啓之命矣今以男疏以嶺南人落漏  
侵及銓曹銓曹所爲若使中外洽然則豈有人言  
此皆臣久冒重任之致宋時烈之事乃是前車之

覆使臣得以陞辭而退去豈不幸甚時白曰浚吉  
又去則國事何以爲之也栢年曰儒臣在朝有虎  
豹在山之勢豈可退歸乎浚吉曰抄啓中李翔宋  
基厚有除職之命而時無相當窠闕參下積仕之  
人不可作闕故送西付軍職矣宋其厚則今已下  
去李翔時在京中以司正入侍 經筵好矣栢年  
曰此人等曾經諮議陞出六品除授相當職爲當  
上曰六品相當職除授浚吉曰頃者自 上出  
給內需木二十同使之補用人皆聳動又有遠道  
人上言雖違格勿爲拔去之教中外民情舉皆感

同春堂先生別集卷之三  
頌以此觀之則感動人心不必在大若如此事行之又行則親上死長之效不難致矣時白請行親耕浚吉曰親耕節目甚多大臣雖請減省繁文而三年內此舉未知其如何也時白論禁軍事浚吉曰輦轂之下恒留軍兵太多禁軍雖不可裁減若或有故減去則不必補其代矣

同春堂先生別集卷之三

同春堂先生別集卷之四

經筵日記

起顯廟元年庚子正月至辛丑七月

庚子正月二十五日晝講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止道不可離之意宋浚吉曰此一節蓋統體工夫而所謂戒慎恐懼者兼動靜言也雖不見聞之雖字寂當玩味又曰此雖主靜而言而實兼動靜之義下文別言其動處工夫矣李翊曰上文言存養工夫下文言省察工夫浚吉曰先儒之論或先言用而後言體或先言體而後言用不可一槩言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即橫說豎說之義此恐懼與大

學恐懼有異此恐懼戒慎之謂也大學恐懼真言其恐懼矣 上曰既常戒懼之既指上文於此之此指下文矣浚吉曰然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寂然不動無思無爲之時也發而中節者動容周旋皆適於理之時也 上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比如水無風波之時耶許穆曰 聖教至當先儒亦有止水之說矣浚吉曰未發之前若不存養則其發必不中節此學者工夫所以莫大於戒慎恐懼者也然其所以用力之方則又須如先儒所云平平存存在略略收拾方有得力處若猝然把捉用力太重

則反作心病矣又曰近日久未開 筵臣實悶之古人云養生養心同一法頻數開 筵講論學問則德日新而病日祛矣臣雖不知古事癸亥初年之事亦嘗聞於長老其時雖微細事必畱門判下不爲經宿今則凡干公事多遲滯雖未知 聖意所在而與臣所聞異矣臣於 先朝亦以此事陳達則 先王下教曰雖然當以三代爲法臣誠感歎爲國家喜幸矣今 聖明亦服此言遵此道守而不失豈非國家之福也又曰臣曾忝吏兵判詳聞前規兩銓辭疏本無下該曹之事今 殿下用

此無前之規揆以體例誠為未安願自今遵用古  
規勿創新法焉吳挺緯陳闕內禁雜人事浚吉曰  
闕中之不嚴莫甚於近日反不如監兵營門極可  
駭也古有刑平國刑亂國之語必須各別振礪然  
後可祛此弊矣近日國事似近於委靡頹惰未知  
何故無乃 玉候未寧有欠於奮礪振作而然歟  
近日日氣漸向和暖連日開 筵以通羣情則亦  
或有補矣仍進一小帖子曰日者筵中論萬物之  
性猶有未盡者今以先儒所論書上願 上詳覽  
而理會焉

二十六日晝講自致中和止以終此章之義 上問  
無少偏倚其守不失之義宋浚吉曰以昨日所達  
橫說豎說言之無少偏倚橫說也其守不失豎說  
也天地萬物只是一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者氣  
化也男女既化之後交合生育者形化也 上曰  
鳥獸昆虫亦稟一氣耶浚吉曰然矣吾之心正者  
屬於中吾之氣順者屬於和吾之心正吾之氣順  
然後推而至於家國天下無不和順矣此蓋欲學  
者求吾性分內事而不馳於性分之外也彼佛家  
之離羣絕俗寂滅虛無者非所謂正心順氣之道

也又曰易家人云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此乃君  
師躬行導率之義而不可泛看也 上曰中爲體  
和爲用耶浚吉曰然矣又曰天翻地覆山川崩渴  
則天地不位矣民生失所飢餓流亡則萬物不育  
矣以今日之事言之天災屢見時變層出八路飢  
荒流亾相繼其可謂之位育哉又曰致中和工夫  
與上文喜怒哀樂相接人君握死生之柄主與棄  
之權而喜怒不能適中或有不當喜而喜不當怒  
而怒爵賞乖宜刑戮失中則豈所謂致中和之道  
而天地萬物何能位育哉此章與大學相表裏天

命率性屬明德修道屬新民戒懼謹獨屬誠正致  
中和屬止至善天地位萬物育屬明明德於天下  
矣鄭致和曰筵臣所達曲盡無餘沈潛反復念念  
勿失可矣李殷相曰臣於少時亦嘗讀此書而剖  
釋淵微無如宋浚吉如以此言著之心上無或少  
忽可進高明之域矣浚吉曰故判書臣鄭經世以  
仁祖朝講官出入 經席矣一日謂臣曰今日得  
見喜事也偶見自 上所講之冊其中有白書筭  
有多讀卷舒之迹矣當時 聖祖之勉強學問於  
此可知 上謂浚吉曰近以病故久不得相見思

想殊切浚吉曰歷觀前古人辟新承寶位勵精圖治之時天必大警動以爲王成之地今此患候安知非天意屬望於殿下者至深至切警告戒飭無所不至以爲進德修業之一大機乎上曰幾至廢視幸而見差憂懼之心曷嘗少弛浚吉曰調病之方莫如養心養心調病固非二致朱子晚年有眼疾全然廢視而合眼靜坐一意涵養乃曰恨盲廢之不早自上亦如此存養則非但調病亦可進德矣

同日夕講通鑑自陳主閻周人滅齊止頒示八方

上曰天元備法駕幸天興不豫而還是日而殂者何也宋浚吉曰凡史書有特書有微筆此所謂微筆而世降俗末多有此等事矣金萬基曰周贇之大行在殯曾無戚容乃是餘事巨創之初撫其殯曰何不早死耶此亦在史略中矣上曰甚矣世有如此之人也浚吉曰以我國事見之光海之事亦無異於此當宣廟之賓天少無戚容狎近女色可駭可愕之事不一而足矣又曰朱子云史書關熱經書冷淡凡人之情讀史易以悅解經書則不無扞格之患此亦殿下之所當深察也

二月十九日祭酒宋浚吉入侍時浚吉曰當此 王  
侯違豫之日陳疏乞歸實所不敢而私情萬分切  
迫故冒死更陳矣 上曰左參贊下去之後予所  
依恃者唯卿一人而已卿又下去則予將疇倚矣  
左參贊上來後從容往來不亦可乎浚吉曰春日  
向暖正合病臣往來之時故如是煩達矣趙珩曰  
朝野方待時烈之上來而浚吉又爲下去則自  
上誰與講學古語曰國無仁賢則國空虛此非謂  
國無他人若無仁賢則與無人無異也 上曰眼  
患漸差予雖不得親讀使筵臣開讀而卿等論難

文義則予當靜而聽之不亦愈於一番親讀乎浚  
吉曰戶判爲任實是劇務而 聖上昨已許之獨  
於臣不許臣切悶迫矣 上曰戶判之任可使他  
人代行至於輔導寡昧惟卿可以當之浚吉曰  
聖教至以不敢當之事責於小臣尤不勝惶恐因  
及金駟孫事 上曰金駟孫以何事被禍耶浚吉  
曰駟孫之師金宗直號曰佔畢齋 國朝文章以  
宗直爲之冠矣宗直曾作吊義帝文而駟孫以翰  
林載之史冊奸臣柳子光構誣註解謂之語逼  
光廟宗直禍及泉壤駟孫則用極刑矣我 朝不



同春堂集卷之四  
幸燕山戊午甲子中廟己卯明廟丁未皆有  
士林之禍如古叅判宋麟壽忠孝俱至德善兼備  
而亦於丁未遭慘禍士子輩多立書院以享之而  
朝家尚無贈爵之典誠爲欠事金駟孫宋麟壽等  
皆可許贈也 上曰依所啓施行浚吉曰今年是  
聖上卽位之元年而又值歲首伏願 聖明進德  
修業卓然爲吾東方 聖主焉臣不勝區區犬馬  
之忱欲進一文字以寓勸勉之意而文字不長雖  
竭力構出而實不及古人之作故茲敢採取古人  
進戒其君之語書於數帖兼附愚臣之見猥效先

賢故例敢此袖進乞賜 睿覽而至如朱子之文  
尤宜常常誦讀澆灌心膏也因出袖劄跪進之都  
承旨趙珩受而獻之 上手受之

三月七日 上御熙政堂引見時承旨讀咸鏡監司  
狀啓宋浚吉曰當今切急之患飢民而已聞北道  
百姓盡爲流離而下三道亦然行者不忍見云壯  
者相聚爲盜弱者填壑此必然之理也自古人君  
卽位之初不能無憂患唐太宗初年亦有蝗虫之  
災而施措得宜故旋有斗米三錢之效 殿下宜  
以是爲法焉又曰 上候向安有進講書冊議定

命豈勝喜幸大學行義是真德秀所撰實備  
經史之體多有陳戒之言使筵臣進講而聽之亦  
治病之一藥石也李殷相曰眼患雖差今月內開  
筵恐犯少愈之戒矣浚吉曰此言雖是講說古書  
何異於公事之奏達乎若聽講論則心神亦覺平  
和耳且成就君德惟在 經筵不可久廢也  
十三日 上御熙政堂引見時宋浚吉曰大學行義  
雜引經史治亂得失無不備載人君之所當觀監  
者也 上曰我國冊板字畫多錯不便於觀覽矣  
浚吉曰唐本好件在於故判書鄭經世家似合

御覽吳挺緯曰此唐本從速取來今校書館刊行  
廣布則誠幸矣 上曰依爲之仍講通鑑李翊論  
窓牖之義浚吉曰儀禮宮室之制戶在東而牖在  
西與此註不同矣如古人廟制世各爲廟廟皆南  
向而戶在南之東牖在南之西凡廟主皆坐於室  
之西南隅東向卽所謂奧也 太祖廟在北南向  
昭廟二在其東南穆廟二在其西南及其祫于太  
廟則 太祖東向自如羣昭之主皆列於北邊而  
南向羣穆之主皆列於南邊而北向南向者取其  
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浚遠故謂之穆昭穆

之名實出於此又曰國之將亡如人之將死病情各異有荒淫如此而亡者有權臣執國而亡者亦有無是數者而委靡不振自就滅亡者如人無痛處無痰氣而自爾就盡委靡之患固今日之所當惕念處也鄭太和論社倉之制浚吉曰隋曰社倉唐曰義倉其制一也朱子嘗以社倉之制請布行天下凡法制或有古今異宜不可行者而惟此社倉則可以行於今而利於民矣頃年李斗陽爲沃川守出其官廳用餘之穀別爲一倉名曰補民廳存本取利以補民役民頗賴之此亦義倉之類也

翊講陳人始困之義浚吉曰三代聖王行師之道出於不獲已也如湯征葛至誠教誨不悛然後征之今此攻敵之策固善然與古聖王用心何其遠也任翰伯曰高頴畢竟亦不能善終浚吉曰兵家雖有良謀亦因形勢而已上曰江南若有如高頴者亦必善應變矣諸葛亮終不能恢復中原者以其失荊州也出師表亦有其說浚吉曰諸葛亮豈不知天時人力之決不可爲而所以一心圖恢復而後已者蓋欲爲吾之所當爲者以報先帝之恩遇而已至於成敗利鈍不暇顧也此所以爲孔

明也 上曰不可知者天也既生諸葛亮之才而使之終不能恢復漢室者何也許穆曰雖不能恢復以巴蜀彈丸之地輔佐柔暗之主能保四十餘年者豈非其功耶浚吉曰能盡人事則天數亦可回也使孔明不死或不無可為之望而無如天棄之速何此實數也命也又曰先主臨崩謂諸葛亮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此實三代以後所無之語後主之不以此為嫌忌亦自有可觀處矣 上曰諸葛亮之心如青天白日故無所嫌疑矣浚吉曰古人曰讀出師表而不出涕者無

人心者也蓋出師表令人極有感動處因論內司奴婢貢布事浚吉曰凡財利等事自上一切擺脫可矣太和曰貢布全減亦不可謂非擺脫矣浚吉曰臣意非但指此一事也今日臣民固頌戴聖德然若謂 聖明於係干宮禁戚里等事無毫髮偏係之意則恐有所未及也

十九日 上御熙政堂書講大學行義序李翊曰此序文即 世宗皇帝之所製也皇考乃興國獻王也 武宗無子故 世宗自藩邸入承大統也宋浚吉曰獻王即 孝宗之弟 武宗之叔父 世

同春堂集卷四  
宗承統追尊爲皇帝其時張璠桂萼等首倡此論矣上曰追崇非乎翊曰非矣其時尚書以下數百人力爭之至於守闕痛哭世宗大怒皆繫獄杖配其爲過舉大矣上曰追崇不可則胡乃譴責之太過耶浚吉曰世宗欲成其事故不得不爾也繼序之義至嚴且重其於先君有臣道焉有子道焉雖叔侄兄弟之間不得以親屬稱而世宗乃稱孝宗爲伯武宗爲兄其越禮踰分甚矣權認曰帝王家非私家之比世宗雖於武宗爲弟而既有君臣之義當稱先帝不當稱兄耳

浚吉曰世宗年纔二十製此序可謂奇矣而不能下於公私義利之分乃爲非禮之禮而張璠桂萼並皆獎用譴斥忠直至今殞於杖下不免萬世之譏刺豈非可惜乎翊曰不但此也世宗以如此明睿之君末年過舉甚多遺詔亦曰爲方士所誤人心操舍誠可懼耳浚吉曰雖然世宗非昏君也至於武宗則性行狂悖周遊天下而無復人君之度其得免覆亡幸矣又曰所謂非知之艱而行之艱者實是格言而世宗不能反躬忠邪莫辨蓋緣格致之工未至也古語曰王言如絲其

出如綸綸者大繩也王言如綸其出如綳綳愈大  
繩也王者一言其重若此惟善惟惡人無不知樞  
機之發可不慎哉又云君子居室其言善則千里  
之外應之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此則通上  
下言之者也蓋根本既立則動靜云爲自無過舉  
否則朝悔其行夕復爾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自古人君終始如一者有幾哉 上曰晉之武  
帝唐之玄宗夷考終始判若二人之事矣浚吉曰  
晉武之焚雉裘唐皇之焚珠玉錦繡豈不爲儉而  
畢竟以奢敗皆由執德之不固也且治亂之分實

係用人之邪正以唐皇事言之用姚宋九齡則治  
任林甫國忠則亂可不慎哉然君心克正如明鏡  
止水洞澈無累則邪正立下彼小人者烏得以用  
事哉又曰天品英果則用工淺不能持久反不如  
魯鈍者之所成就以孔門弟子觀之得傳道統者  
非曾子乎又曰論者以此書多引史記故或有異  
視於經書者而然其所引史記甚好雖列於經無  
媿矣又曰中庸所謂明善卽大學所謂格物致知  
二書相表裏也中庸所謂自誠明是聖人事自明  
誠是學者事又曰臣竊有所懷方今中外臣民孰

信者堂集  
不欽仰 聖德而猶以爲係戀於戚里內屬此非  
聖明之所當反躬省察處乎凡人內不足者皆避  
嫌自 上果無一毫偏係之私則雖有人言有何  
所損乎且內司革罷事自昔儒臣多言之者而因  
循不改式至于今 聖德日新雖無目前之可憂  
而彼旣利源誠宜擺脫而後已也頃者領相以全  
減貢布爲擺脫其言好矣而不止此事事省察  
無少係著好矣

二十七日 上御熙政堂召對講大學衍義自臣始  
讀大學一書止題之曰大學衍義云宋浚吉曰所

謂百聖傳心之要典卽指大學非指衍義也佐郎  
李翔曰陸學則以格物之格爲扞格之格浚吉曰  
其所謂扞格事物無異於佛家說矣格字有窮至  
兩義格物之格窮字義多物格之格至字義多格  
物者工夫也物格者功效也蓋窮究事物之理及  
其曉然貫通則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也格物  
與致知物格與知至只是一事以物理言之則曰  
格物物格以吾心言之則曰致知知至此合內外  
之道故經文變文言致知在格物註中極處下句  
讀或云當著厓吐或云當著伊吐若明知其文義

則或厓或伊皆不妨凡此皆先正臣李珣之論也  
當以此說爲定論也又論尊德性道問學之義曰  
先儒云此兩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一而  
可行可飛者此是千古聖賢相傳旨訣而子思發  
之若論其大小本末則尊德性爲大爲本道問學  
爲小爲末矣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  
於天之正理此卽存養本源工夫也道者由也問  
學者問於人而學於己也此卽格物致知工夫也  
此兩款工夫雖有大小本末之分而實不可偏廢  
故朱子之教學者見其一邊偏重者必隨其病而

藥之語固各有當也然尊德性難而道問學易故  
朱子沒後諸門人多流於文字口耳之學此豈朱  
子之教然哉如陸象山則專以尊德性爲主而力  
攻道問學矣李殷相曰皇朝王陽明亦主陸學  
也浚吉曰我國專以朱子之道爲主而無陸學之  
弊者乃先正臣李滉李珣等之功也蓋我國理學  
自鄭夢周李穡始倡而穡則文章節行甚高但有  
尚佛之習夢周則非但理學高明其精忠大節不  
可尚已吉再卽夢周之弟子而金宗直學問本於  
再鄭汝昌金宏弼則宗直之弟子也趙光祖以後



道學大明而世道則反不如中古以前良可歎也  
上問史彌遠事浚吉曰小人之徒雖一時進用其  
害大矣况終始專用者乎翔曰理宗亦好賢之主  
也有恨不與朱子同時之說矣浚吉曰目今雖無  
小人之執柄委靡陵替國勢漸下自然不能振作  
臣未知其故也翔曰程子之說曰不進則退又曰  
一日有一日工夫此乃格言也自 上體念此言  
則國家幸甚浚吉曰毋論某事其歸宿處只在君  
上一念之間空體天地至公無私無少欠缺而至  
於察病加藥處則自 上當惕念點檢若有闕失

之見於外者則自下亦當進諫矣洪命夏曰外方  
狀啓每侵廟堂其無紀律可知鄭太和曰有失相  
規此是僚儕間好事何可責罰浚吉曰領相之言  
誠可喜也為宰相者必須量弘可以容物况人君  
居宰相之上者乎

四月二日 上御熙政堂左參贊宋浚吉入侍 上  
曰參贊進前浚吉進曰臣有所懷請對而欲於公  
事奏稟後陳達矣 上曰為先從容言之浚吉曰  
臣獨在旅邸耿耿無寐為國寸誠未嘗忘于中矣  
近者伏聞因吏曹草記有屢教政院之舉伏未知

臣等嘗集  
聖明何爲而有此教也內需司事爲弊久矣臣於  
己丑爲憲官有所論啓且於榻前備陳弊端其後  
宋時烈亦以此陳達臣亦與聞故今欲援引前事  
具一疏以聞而文辭短拙恐未達意故敢此請對  
耳 上曰雖無如此之事請對相見未爲不可况  
從容入來有所開陳比疏論尤著實矣浚吉曰臣  
本職乃閑局也時時出入禁闥補闕拾遺乃其願  
耳顧臣誠意淺薄雖有所陳未蒙允俞無非惶愧  
自反處也今日國事無可爲之勢只恃新化之初  
聖德允協於輿情也臣於頃者入侍時敢言事係

內需司者尤當戒飭不可以私意參錯矣人君失  
德非必在於大事雖小事今日如此明日如此則  
衆心失望國事終於不可收拾之境矣曾在  
先朝內浦有誣告之變獄事究竟後其被誣之類  
特命給糧放送 聖德孰不感歎向日海州拿來  
之人卞白後自 上亦令給糧至於羅卒輩攫奪  
家產並令推給此非善繼述者乎推此而行則國  
家其庶幾矣自癸亥初儒臣之陳說弊癘者莫不  
以革罷內司爲言而近年以來不敢直爲請罷只  
以釐正爲說亦足以觀世變也內司大小公事必

經吏曹反貼者實是 祖宗朝舊規臣於己丑論  
啓時以先爲關由於政院而後反貼於吏曹之意  
陳達則 先王以爲政院之與知法於煩瑣只令  
吏曹隨事覆啓今者判書洪命夏有所陳稟而致  
勤 聖教一紙付標至於十三處判書之覆逆實  
爲得體而 聖明不察顯示不愆之意不亦未安  
乎 上曰尚州大乘寺因暗行御史書啓有革罷  
願堂之命而今者吏曹草記以潭陽願堂爲言有  
如一時捧傳旨者然似甚矇矓故教以八道皆禁  
且問覆逆之事曾有前規與否耳浚吉曰 先王

筵教入侍之臣猶有未盡記憶者自 上亦何能  
一一盡記乎 先王下教于宋時烈曰諸臣皆欲  
富貴而已國事無倚仗之人故待卿爲正卿欲爲  
國事則予當盡心以聽否則予亦已耳時烈曰  
聖教不勝感激而政令之間多有不協輿望者公  
主第宅何如是侈崇田庄折受何如是廣占耶  
先王曰諸臣皆爲子孫計予但已乎非以此事爲  
至當而爲之卿若以此爲言則可不體念其後御  
史發遣時使時烈列爲廉問条目而事係官家者  
亦入其中矣条目中文字未能詳盡惟爲詢問弊

同春堂集  
端故爲御史者未知 聖意之所在不能善爲奉  
行蓋緣 國恤出於意外蒼黃上來之致也惟慶  
尚道御史閔維重則頗詳其事故十分揆問明白  
書啓耳其時如願堂之類大臣請革罷蒙允此實  
新化之一美事而今日洪命夏之陳稟防啓其意  
好矣凡小小改令朝命夕改猶爲未安况自 先  
朝有緒之事今因該曹草記有所詰問則豈非失  
人心之大者乎且陳處折受實爲病弊曾聞 國  
朝故與大君 王子職田皆有定限大君公主一  
百八十結 王子翁主一百結此法一廢邪逕四

開且亂離之後民田陳荒可以廣占而開墾故折  
受之弊所以基也今若復古職田之法痛革民田  
冒占之弊則豈不好乎 上曰職田之法實爲便  
當未知中間何爲而廢閣耶浚吉曰此非泛論之  
事商議于廟堂及度支從長變通好矣又曰一百  
八十結似太多而此折受則甚尠卽今稅入之漸  
減實由於折受之過濫豈不大可寒心哉且一百  
八十結不可以一邑之田偏給如衿川小許果川  
小許計數劃給則必無一邑偏損之弊矣 上曰  
如復職田之制則其給官田乎浚吉曰不須官田

即今折受之中足以除出計給其餘則依法徵稅  
與民田無異豈不優好乎 上曰公家雖優而官  
家則不願矣金壽桓曰事貴復古違恤其他此法  
若行則積弊祛矣李殷相曰外議以爲內司反貼  
公事比前繁多者亦有其由蓋今日待官家之道  
與 先朝有異雖行濫雜之事不爲禁抑故其弊  
日滋云果有規外濫雜之事何不禁之乎浚吉曰  
此言是矣內司一事不能如 先朝善處已極未  
安若有不可禁之嫌而任其所爲則尤損於 聖  
德矣壽桓曰可禁而禁之則庸何傷於親愛之道

乎浚吉曰聞宮庄收穫之物實入甚少中間消化  
者過半若以職田所入之稅自官賜給則公私實  
爲兩便又曰海洋折受尤爲無據茫茫大海孰主  
張是而敢爲冒占乎所謂海洋折受者海邊磯石  
魚藿可採之地及賈船艤船之處例有收貢之物  
故奸細之輩欲權其利攀連宮奴指陳某處可以  
折受必售其計而後已豈不痛甚乎京江一帶從  
某至某稱以折受使漁者不得任意打魚此則曾  
所未聞者也頃者持平呂聖齊之處置諫院也物  
議或以爲不當遞而遞之故臣適入侍陳達矣聖

齊以此引避蓋臺諫既有物議則必欲見遞者乃其自處之道耳自 上特命勿遞無乃有好勝之心乎 上曰前日筵席有言臺諫數遞之弊者故使之勿遞耳浚吉曰事係內事故聞者不能無疑臣亦妄意 聖念或有一毫係著耳 上命出許穆疏粘連大臣儒臣收議令李殷相讀之 上曰所謂奇大升駁之者何事浚吉曰 明宗昇遐議恭懿殿服制先正臣李滉以爲當從嫂叔之服奇大升難之曰繼體之義有臣道焉有子道焉烏可以嫂叔之服服之滉瞿然曰幾不免爲千古罪人

上曰役文者何謂也浚吉曰役文者役於文也伊川嘗譏關中學禮者有役文之弊矣至庶子条有曰言庶者遠別之道也又曰庶子妾子之號浚吉曰此於本文爲一段而穆分而二之先後亦倒矣至自第二子爲體而不正浚吉曰穆每以庶子爲妾子而臣以爲第二子以下通謂之庶子也 上曰宋時烈之言亦然矣浚吉曰長子之服古禮及大明集禮則三年而會典及 國制則期也正而體者乃長子而或夭殤或廢疾或無後則不服其服也正而不體乃長孫也體而不正乃次子也臣

等之意既為長子服三年不當又為第二子服之也長子雖有故不為之服而亦不可為庶子服長子之服也頃者昭顯世子之喪李景奭李榮以為當服三年而仁祖以國制服期非以昭顯服非長子也昭顯既為長子則先王當為體而不正而仁祖既用國制則今大王大妃之遵依國典亦宜矣然臣不敢自是已見所以有實錄考出之請而領相亦有此言也睿宗朝喪禮未知如何而至於文定王后則為仁宗大王服三年矣上曰然則此疏及收議當待實錄考出後

處之矣殷相曰啓下該曹如何上可之浚吉曰又有一種議以為惟當以繼體為重而服三年此則不然或有以孫而繼祖或有以弟而承兄皆可為三年耶上曰所謂議禮有同聚訟者此也浚吉曰內司事請畢其說自上累教政院欲聞規例有無無乃勾管內司之人或以無前規之說上動天聽而自上信聽其言有不是吏曹之心乎羣下皆以為事係內司則輒有未安之教新化之初此豈美事乎官府一體古人善喻而今不能如一臣竊悶焉內司之弊已不可言如忠勳府

折受之事尤爲弊端頃者徐必遠以爲逆賊之出  
乃忠勲之幸其言雖過亦中痼弊此等事不可不  
從速變通以副中外之望洪命夏之劄亦宜更賜  
溫批以安其心矣

辛丑二月十二日右叅贊宋浚吉留待引見 上勞  
問良久仍曰予自別卿病裏思卿添却一病時或  
傷心不能自抑每以今雖暫離後當相見爲自寬  
矣卿今上來喜幸如何對曰臣道中伏承傳諭辭  
旨非常期待甚重臣何敢當今臣雖甚衰耄役於  
在京之日時時出入筵席俾陳一二所懷則臣固

不敢辭而至於國家機務決難承 命又曰臣退  
在田野豈敢一日忘朝廷向者頻開 經筵數賜  
召對孰不聳動未審卽今 眼患如何 上曰猶  
有赤氣毫髮不能盡察以此心常不平矣已亥大  
水前年凶荒公私赤立大命近止將何以爲之浚  
吉曰小臣所居非已甚處而觀其形勢萬無可爲  
他處據此可知 上曰以去秋觀之至今保存亦  
幸矣浚吉曰前頭數月尤難經過汲汲拯救如恐  
不及可矣民間傳言曰戊己兩年之飢不如是甚  
其時救濟極矣今何爲不如前公私之俱竭愚民



豈盡知之乎抑恐內外奉行亦不如前日矣  
上曰來路見餓莩乎浚吉曰餓莩雖不見操瓢丐  
乞者相望過數月之後幾何不爲餓莩也臣行到  
鎮川見懸板則乃先正臣李滉之作也其末書以  
荒政摘奸御史是知摘奸御史自古有之今亦遣  
之似好又曰城中兩尼院之撤去實無前之盛舉  
遠近聞者孰不爲快自古名儒碩士非不欲禁也  
每患上之人不能行耳至於今日 聖上快揮乾  
剛而玉堂諸臣不能奉承義意此殊可恨 上曰  
當初非不欲盡爲還俗而當此凶年煽動可慮城

中尼院尤爲不可故爲先撤罷矣浚吉曰尼輩還  
俗者今則漸至安頓各得其所僧徒亦爲寬其法  
令漸次歸俗限年勿爲定役村人出給童行者罪  
其父母則不數年僧可盡俗矣又曰朱子有言曰  
毀僧寺作書堂可謂一舉兩得臣曾聞兩尼院中  
一處乃北學故基今若復設北學於其處則好矣  
上曰慈壽院仍設北學可也

二十六日右叅贊宋浚吉請對引見 上曰卿上來  
已久而病患如此尚未開筵誠爲可恨浚吉曰當  
今之弊有難毛舉而臣文字短陋辭不達意故思

欲面陳矣其最急者飢饉之中癘疫大熾死亡不可勝數昔在文宗朝親製癘祭文有曰無情之謂陰陽有情之謂鬼神至今傳誦今亦遣近侍或使道臣虔誠設祭令醫官齎藥下去出入疾所盡心救護則雖不能盡活人命朝家軫恤之道宜無不盡上曰聞卿言不覺慘然三南及北關令道臣虔誠設祭且擇醫官齎藥下去送浚吉曰古者賑恤大使以二品差送亦有從事官故相臣黃喜以判書往關東三陟有所謂召公臺卽其遺跡也今可急遣御史時時暗行出沒醫官勤慢亦令糾檢

似宜矣 聖明在上聖學高明國家事將謂不變而今乃不然漸不如前不審 殿下以爲何如上曰靜言思之不覺寒心浚吉曰孟子曰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察病加藥貴得其要以臣愚見委靡不振取爲今日之大病也 先王末年警策臣工亦自勵精求治兢兢焉如臨大難今 殿下仁厚爲主而明習策勵不如 先朝若不痛加省察奮發率厲則臣恐國勢日就頽剝莫可救藥矣 上曰卿言是矣浚吉曰收心養性變化氣質莫如學問人君學問之道專在經筵而不

臣春堂先生集  
幸 玉侯不豫停廢此文百事之解弛亦由於是  
時召玉堂諸臣雜抽經史使讀數三行 殿下倚  
枕而聽之或談性情或論治體可以發舒精神宣  
暢溼鬱君臣猶父子不必以朝服儼臨進見常疎  
也

四月七日引見時宋浚吉曰旱灾孔慘民將填壑如  
此則不多日存亡判矣 上曰一旱如此民事因  
極靜言思之食不下咽浚吉曰灾異之作出於欲  
亡未亡之際觀其怠敬國以存亡者乃古之言也  
應天之道宜在人主之一心 殿下可不益加勉

勦以答天譴乎 上曰予之所為動合天心則豈  
有今日之事乎浚吉曰應天修省不過誠之一字  
一有不誠則萬事皆難做矣不審今日 殿下之  
召見臣等者文具歟誠心歟若是誠心則臣等所  
達皆不為空言如為文具而已則雖謹言至論日  
陳於前顧何益哉惟天惟 祖宗以艱大之責付  
之於 殿下殿下資質若無可為則臣等更無所  
望以 殿下之聖明若有不滿於上天 祖宗之  
心則豈不惜乎晉時王導為相大旱歲飢史云南  
渡草創事多弛緩故愆陽為灾即今天灾安知其

無所由也近來入啓公事不卽判下輿情莫不爲悶此豈玉候靡寧精神未能運用而然歟眼患深重憚於看書而然歟凡事欲爲慎重而然歟抑羣下所言不概於聖心而然歟臣願知之上曰眼患甚重不能審察文書或多則意慮亦不能周遍故如此矣浚吉曰伏承上教果如臣所料矣玉候不可不調保事務亦不可淹滯如此之時何不使承旨進讀憑几合眼而靜聽其中閑慢者卽賜裁決若其難決者姑且置之稍待玉候之安而判下乎上之所行下必效焉廷臣之無

刻勵爲國事者未必不由於此也且羣下或以殿下私意未祛爲言殿下何以得此於羣下耶上曰所謂循私者予未能自覺卿等明言之則予當改之矣許積曰前者臺諫固已陳啓矣至於政目間落點外間亦有竊議之言豈不慨然乎上曰戚屬間受點頻數右參贊以爲言而此則有不然者予生長宮中族屬姓名全不得知若欲落點則必問而後可知此豈易哉然予無一毫私意則人言豈至於此乎浚吉曰向者許積言於臣曰以呈訴官家道掌事忠州士人李琢等八十餘人將

臣春堂先生集卷四  
捉來查覈云設令有可問之事捉來查覈於理不當故臣以所聞仰達意謂自上必惕念處分矣厥後竟無處分此事亦足以起外人之疑矣以此之故羣臣皆以含默爲保身之良策至於宮家尤不敢言臣誠爲 殿下憂之

十日審理時至尹善道罪案宋浚吉曰此人被罪實由於臣等臣安敢一日安於心乎臣於上來之後常欲陳達而惶畏不敢今日聞此益不勝悚惕上曰此人之罪甚重而未減施罰於卿有何未安乎諸大臣皆啓曰善道之罪關係極重決不可容

貸而浚吉之言甚好曲循其情以安其心亦或一道也副提學俞察曰 聖明至仁曲貸凶人之命若不欲終死於窮遠則在他時容或可論今當審理之日使此人得參必使邪議者增氣決不可也上曰副學之言甚是浚吉曰昔在 宣廟朝先正臣李珥承命還朝之後即請放還三竄臣何敢比擬於古人而古事則如此力量不足曾不敢陳達矣 上曰三竄誰耶都承旨南龍翼曰許筠宋應旼朴謹元等構陷李珥 宣祖大王震怒手製教書竄逐三人李珥請放而終不許今以善道之罪

同春堂集卷四  
此諸三竄則關係尤重決不可輕議 上曰以其  
疏觀之則厥罪當死而有所不忍故減死安置今  
不可更議矣浚吉曰 聖上之有所不忍謂其異  
於他臣也既貸其死則聞三水是必死之地云渠  
是年迫八十之人何必使之死於此地乎 上曰  
右參贊如是陳達不可不從姑爲安置他邑勿令  
近移中途而然不可混施於審理之中但以右參  
贊所啓出於舉行條件使中外知此意可也  
十三日審理時宋浚吉曰朱子書中緊要文字令承  
旨及玉堂諸臣抄出每於入侍時進讀一二条好

矣又曰凡諸臣陳白之事未必見塞於當初而若  
或諉之於徐當爲之則事多不成置之相忘之地  
不當如是也 上曰卿之誠誨可不體念焉  
十七日朝講大學衍義至誠意章俞棨口大學經一  
章前已進講大學衍義合經傳爲之故註釋不詳  
矣宋浚吉曰大學工夫修身爲本而修身之道又  
本於格致誠正誠正修謂之天德齊治平謂之王  
道又曰誠意工夫最難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而後  
方可謂誠意不然則未免自欺學者則誠意正心  
雖未至於極盡地頭不過爲未成德之人而止矣

同春堂集卷四  
至於人主一身所係甚大誠正之工苟未至焉則無以爲國矣朱子嘗以誠正之說申告其君而不但厭聞終至斥逐可勝惜哉又曰庸學相爲表裏八条九經其義一也 上曰致知格物有異乎浚吉曰致知以吾心言格物以事物言臣所陳達何能精當一場言說亦不着實惟在 殿下滋味而自得之耳又曰明道幼時有聖賢資質而母侯氏嘗作詩以書曰殿前及第程延壽又曰處士程頤蓋有先知之明矣明道決科筮仕之後學問一向長進人君雖應接萬機唯能自強不息則日至於

高明矣蔡曰明道似顏子伊川似孟子二賢氣像不同浚吉曰以明道所論元豐事言之其力量甚偉伊川朱子亦所不能然後人若欲效之則爲患大矣 上曰然浚吉曰經者常也衣服飲食皆是常事而不可廢九經之於人猶衣服飲食之不可廢也衣服飲食既不可廢則九經亦何可斯須忽哉又曰賢人與讒佞自古不相容難進易退者賢也若有讒舌間於其間則必高蹈遠引莫肯羈繫矣昔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招搖市過之孔子去之曠近女色之害又可見於此矣蔡曰通功易事

農末相資此是足國之道而我國則末多農少一人耕之數十人食之財用之乏固其宜也浚吉曰不但農少末多奢侈之習日增月滋一衣一食皆費重價如是而民不貧者未之有也建其有極之訓所當十分體念矣又曰諺書始作於世宗朝而其法詳備於內訓一冊真聖人製作也語音之高低清濁無不備盡近世此冊廢棄世之所用皆刪去舊法從略為之故相臣李厚源常欲復之而未果矣今閭巷間此冊或有之先王製作之妙似不可廢棄而止耳上曰內訓求得騰出可也

十八日晝講大學衍義自或曰九經之說止行之者一俞棨曰以齊明盛服非禮勿動分內外動靜而存養省察之工備於其中宋浚吉曰以內外言之齊明為內盛服為外程子曰整齊嚴肅即是敬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謝氏謂敬者常惺惺法尹氏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此乃交相養之法言雖異而其實一也棨曰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云者極好蓋大臣惟當責之以大體至於微細之事皆令管攝則不免叢脞之苦而反損體統矣浚吉曰昨者鄭太和以司僕提調親管細事



事陳達榻前其言可謂知大體矣又曰方今士夫  
祿俸甚薄爲營口腹未暇顧廉隅至於賣扇之事  
自前未有有則耻之今則以爲常事蓋出於不得  
已也祭論興滅繼絕之義曰昔齊桓公封衛文公  
於胡地而文公終能再振有駮牝三千之盛此齊  
桓所以爲五伯之首而後世稱其美也浚吉曰文  
公之喪國也其勢誠難復振而能勞來懷保以復  
其國以此觀之則我國雖甚掣抗豈不愈於衛哉  
唯在 聖上勉勵振作以圖興隆耳古之興復危  
亾者常稱衛文公越句踐文公之秉心塞淵句踐

之握火抱冰其志可謂勤矣悠悠泛泛而能國其  
國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又曰鄒陽所謂偏聽生  
奸獨任成亂誠爲至論而其要則惟在於人君正  
心修身視明聽聰而已又曰臣於頃日以遇災求  
言似是文具各定官負廣開言路言可用則用之  
之意有所陳達矣未知 聖意如何 上曰曾前  
疏章無一言採用故予答之而未畢其辭亦不知  
所以善處也浚吉曰竊見 聖上每於章疏優答  
而無採用之實甚是欠事唯願自今雖外方微賤  
之人如有疏陳之事切勿置之度外特下該司使

同春堂先生集卷四  
之詳悉議處焉尹絳曰以近年章疏言之切實莫如李惟泰疏而亦不採用甚可惜也 上曰非以爲不可用受張爲難遂不得施判中樞疏中亦有五家統之言尚不遵行誠爲可欠李殷相曰判中樞所陳改貢案事亦中止矣浚吉曰頃日李敏迪疏批下之後該司不爲議處終作政院休紙李敏叙疏亦然爲國敷奏之言恐不當如是 上曰其疏所陳是予所當惕念而非可議處者故不下該司其一二條固當議處而未能爲之矣仍謂承旨曰其疏卽爲覓入

五月十三日右參贊宋浚吉副護軍李惟泰引見時論趙綱疏事浚吉曰今日朝著之紛紛何莫非緣臣而致之蓋臣在草野時未聞有如許景色而自臣上來紛紛未已去歲下去之後自底靜熄矣今又如是不識此後復有何樣事萬萬於此者乎今臣之來豈有他哉只願一望 天顏退死丘壑而上來後濡滯未忍決歸者又有兩件事一爲叅哭國祥一爲面辭 天陛今皆已遂雖他日長逝無復遺恨豈可復事違回失今不退而前頭事機有大於此則 聖明雖欲曲全得乎恐或傷 先王

之明而累 聖明之德矣 上曰卿何言之至是也 小人每每鼓動邪說以爲逐卿之計 卿若下去 是使善道輩遂其計也 浚吉起而對曰 聖教至 是臣雖眞愚寧不感泣 聖明之洞燭旣如是則 臣之所懷又何可不陳 尹善道爲世所擯其疏發 於積怨固不足說而至於趙綱則其人豈善道之 比哉 且其疏中亦有善道疏所無之言 苟非 天 日照臨臣且全身保族之不敢望其敢晏然不去 乎 上曰趙綱歷事三朝頗持重名豈知有今日 之事比殆所謂白書衡言雖欲眩亂人聽其奸邪

之態有不可自掩矣 善道論禮之說無乃予未曉 其文義而然耶 以予所見則節節錯了 語不相續 夫三年之說正統何與焉 判中樞若以正統不許 於 先王則以予私情言之豈在善道之下而綱 乃爾云云耶 浚吉曰以 宣廟癸未事言之 李珣 上來未幾旋卽下去 如臣不肖誠無所學而言其 情勢則恐非李珣之比 雖欲備數 經席之末永 侍 天顏得乎 上曰如許無理之說雖千萬人 言之予心旣定復何撓惑之有 予若於卿萬有一 疑則予豈強挽至此 願卿無復出此言 卿若在此

同春堂先集  
雖無大段更張之事一國自然倚重苟不得一日  
安於朝廷則雖孔孟復出何益浚吉曰庶恥一節  
士夫大防於此放倒則其餘無復可觀矣今臣雖  
欲冒沒苟留其如庶恥何哉又曰先王不知臣  
不肖待之以儒臣之禮被之以不世之恩以至於  
棄羣臣之日而眷顧不衰臣誠不自惟念感激知  
遇披心竭腎委身而不辭則竭股肱之力繼之以  
死以爲追先帝報陛下之圖者是臣之所大願也  
辱名隳行上孤先王之恩下負聖上之德以  
貽清朝之累者是臣之所大恐也審乎二者之間

而蚤求善處之道是臣之所不得已也捨所願而  
就其不得已豈臣之所樂也臣雖退伏田畝亦豈  
忍斯須忘聖明哉抑臣竊有所過慮而不能已  
者聖上春秋尚少聖質雖曰高明必賴學問之  
力而後方可以成就夫一事之有悔非學也一政  
之未善非學也學問未至而求舉措之得宜難矣  
臣今退去而區區一念惟在於此伏願聖明益  
加勉焉

六月十二日引見時上謂宋浚吉曰判中樞庶幾  
挽留而誠意淺薄莫回遐心缺然何言浚吉曰中

外之人皆以判中樞爲先王同德之臣自上眷遇極其隆盛而形勢難優決意退去臣於頃日略陳所懷而聖上多所採用不勝感激且臣情勢無異時烈而前後陳疏寵眷寔淡退休之願雖切于中以情不忍以分不敢尚今濡滯矣今則時烈已去一體之人義不可獨留况聞時烈以臣被誣比已頗輕當初議禮臣實同之到今被誣豈可委重於彼而自處其輕乎上曰予於近日繕寫中庸輯註方欲進講而自見卿疏食息靡寧不知所以爲心也浚吉曰今承聖教感淚自零昔陪

書筵衰病不至太甚能看細字且記舊聞以爲進講之資卽今聖學日就高明小臣日漸衰老雖欲掇拾聞見仰答清問末由也已上曰卿言過矣廢學已久何以長進卿以善忘爲辭予亦有此症也浚吉曰亮陰纔畢庶政惟新此政羣臣四方拭目之時聰明宜益浚發學問宜益長進乾剛宜益決斷不知何故有善忘之患耶善自調攝則賴天之靈必得康寧矣又曰宋時烈在途陳疏蓋以尹善道作禮說事也所謂禮說臣亦見之其言陰慘不忍正視醜詆時烈固有其極末又及臣臣

同春堂集  
與時烈一體也豈無不安之心乎善道以先王  
疾病一歎指斥臣身而臣意以為天下事自有是  
非自 上洞燭無餘則置之度外可也第念臣與  
時烈受 累朝之恩而前年遭善道今年遭趙綱  
况又欲為此者非但善道及綱也 聖上若不忍  
永棄則豈無他日還朝之期也 以今形勢決不可  
暫留快賜俞音俾不至狼狽則幸矣 上曰今日  
趙綱之事實由於往年卿等之故卿之去就  
關係甚大卿終不留則 予雖欲曲從  
事體決不然矣浚吉曰往 先大王許臣

退去筵臣多有請留者而 先大王答曰所以給  
暇者冀後日之上來也懇乞 聖明用 先朝給  
暇之例許臣退去也 上曰卿須留在可以鎮定  
人心無庸恣恣遽歸使景色不好也浚吉曰微臣  
去就有若江湖鳥鴈而 眷遇浚至不啻慈父之  
於子其感如何臣當自江郊退去而尚此遲回者  
亦有所不敢今以掃墳許暇則幸矣 上曰卿若  
以加土呈辭則予當許之浚吉曰若受暇則不必  
即去當從容發程至於 講筵亦可進參耳臣伏  
聞中外之言皆以萬幾多滯為憂無乃因善忘而

同春堂分卷  
然歟 上曰予今有疾且以眼患不能舉燭故事  
或留滯矣對曰古人云察病加藥非但身病凡氣  
質之病皆當治之伏願 聖上益加省察勉強學  
問充養精神使無遺忘之患而有日新之效焉  
上曰卿言是矣

七月十七日右參贊宋浚吉請對引見時 上曰永  
寧殿展謁之禮若非參贊之疏幾乎蹉過賴卿得  
免未盡之悔予甚欣喜對曰小臣有何所見但在  
班行目見其事恐欠情禮故不敢不達自古祧遷  
諸位有大廟祫饗之禮幄殿合饗亦有 明制而

我國則又無此禮誠為未安他日如有 大廟親  
祭之舉或行望廟禮或命奉審其於情禮亦宜  
先王嘗謂臣曰 永寧殿大祭每與 宗廟之祭  
相值故不得躬參欲於朔望別行親祭蓋祀典國  
之大事必須親行故 先王有此教矣 上曰誠  
然浚吉曰前者 王侯常多未寧時故羣下皆以  
親行大祭為憂及夫祔 廟之時非但率禮無愆  
王侯如常步履輕健以此推之則 殿下之春秋  
鼎盛不為疾撓可知臣不敢知 經筵何以久停  
公事何至積滯臣恐 殿下志不率氣故有此患

也 上曰眼疾復發之後暫閱簡編則頗覺酸疼故久廢開筵矣浚吉曰即今形勢有異前日訪落之初萬事惟始中外臣民拭目以待此正國家興亡理亂之幾隆替消長之時也蓋人心之操舍無常難持如盤水難制如悍馬甚可畏也願 上益加操存之功無時或怠而亦必親賢士大夫以資講論以答中外之顛望焉若 經筵則眼患若此固不敢請而但恒居深宮所接者惟宦官宮妾則怠惰易乘令承旨持公事入決類頻賜接亦無不可近來外間頗以政務遲滯為憂矣 上曰四五

日後欲為開筵此時無卿誰與講論既許其歸又復勸留前後雖異三年已畢 經幄初開非他時比况老炎猶酷道途不通往來之際豈無所傷姑為仍留出入 經席以待涼生可也浚吉曰士大夫行止庶恥為先今因 上教忘庶恥苟留則非臣子所以報國家亦非 上之所以待臣僚也曾 在 先王朝臣得蒙許歸之命從容往來 殿下今日若許臣歸臣當陛辭而退矣 上曰卿意不回予何強挽致有顛倒之患然而不勝缺然浚吉曰臣待罪國子絲毫無補今將下去敢陳其弊培



同書堂卷四  
養士林之道專在大司成必擇其人必久其職然後方可以成就人材矣曾在仁祖朝鄭暉為大司成最久而仁祖頻頻戒勅克盡培養之道故至今稱之今亦依此極擇朝臣中有重望者以為大司成久任責成而自一上或行製述講論以為聳動之舉則不無所益矣上曰大司成擇授之後雖拜他職亦為兼帶如何浚吉曰古亦有此例如鄭暉趙錫胤金益熙皆以他職兼之矣因請上立志懋學以建大本綢繆敵吊以備陰雨竭誠荒政以活餓民毋滯章奏以慰羣心罷絕諸工人

役於差備門外者毋玩細娛而忘大旨革宮中奢侈之習以昭儉德引見方伯守宰親宣飭勵之意縷縷千餘言終言施措之間欠雷厲風飛之意委靡頹塌之象宜察病而加藥焉及退上命小宦設席於殿庭仍拜辭而出宣醞給馬

同春堂先生別集卷之四

同春堂先生別集卷之四

